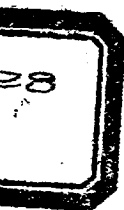


抗戰文藝叢書

三 四 一

老舍著



重慶市圖書館藏

44.28

29



目次

一	王小趕驢	(大鼓書詞)	1
二	張忠定計	(大鼓書詞)	8
三	打小日本	(大鼓書詞)	13
四	新刺虎	(戲)	33
五	忠烈圖	(戲)	41
六	王家鎮	(戲)	55
七	薛二娘	(戲)	70
八	兄妹從軍	(小說)	83

72196

自序

這本小書裏有三篇大鼓書詞，四齣二黃戲，和一篇舊型的小說，故名之曰「三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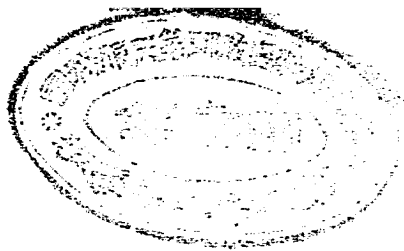
三篇鼓詞裏 我自己覺得「王小趕驢」還下得去。「張忠定計」不很實在。「打小日本」既無故事，段又太長，恐怕不能演唱，只能當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齣戲的好歹，全不易曉；非經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裏，壞在何處。印出來權當參考，若要上演，必須大家修改；有願排演者請勿客氣。

舊型小說一篇，因忙，寫得不十分像樣。

這八篇東西，都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寫成。舊瓶新酒這問題的討論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說什麼。我只願作出幾篇，看看到底有無好處。不動手製作而專事討論，恐怕問題就老懸在那裏，而且還許越說離題越遠了。

民國廿七年六月四日老舍序於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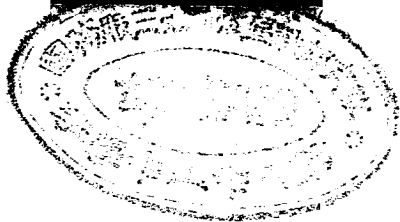
王小趕驢

剛才大山樂唱了一段奉天大鼓，唱的真是字正腔圓。我們的東北四省，在六年前被日本鬼子搶去，東北同胞受盡痛苦。適才一聽到奉天的音調，真使我們傷心落淚。我們必須收復失地，打倒暴骨，才算是有心胸，有血性。他唱完啦，沒有他的事；換上學徒來，伺候諸位一場京音大鼓。這種玩藝，在平津一帶最為時行，可是而今北平天津也在敵人的手裏；因此，學徒今天要唱一段愛國救國的辭

目，好教大家不忘國恥，共雪國仇。唱的好與不好，還請諸位原諒。閒言少敘，就請他們二位幫我個絲弦，敬獻這一段王小趕驢。（此係示例，可隨時隨地改變。）

中華自古重忠良
英雄好漢原無種
殘詞念罷且不表
生在平西磨石口
清晨起來驢備好
王小爲人最和氣
見着熟人忙問好
不跟同行搶生意
男人要快他把鞭兒舉
掙夠錢來忙家走
錢若不夠不偷懶
那匹黑驢好體面
揚鞭就走快又穩
皮毛黑亮如大緞
人好驢強生意旺

爲國捐軀美名揚
要有心胸是戰場
單表王小好兒郎
趕驢爲業腿腳忙
揚鞭信步過村莊
笑容滿面起紅光
見着生人叫「老鄉」
不和主顧爭短長
女人要穩他去手牽韁
買米買麵奉老娘
哪怕雨暴風又狂
腰細腰圓時兒長
銅鈴一路響叮噹
纓兒鮮紅鏡兒黃
又無疾病又無殃



王 小 趕 驢

3

誰知禍福本無定
蘆溝橋外狼煙起
鬼子殺人不眨眼
拿住良民灌涼水
這才照準肚皮踹
要不然皮鞭抽破皮和肉
疼得人們滿地滾
這還不算心毒狠
就是年高老婦女
輪姦完了還殺死
如此橫行世少有
目中無人輕看咱百姓
我們中華重禮義
夫丈可殺不可辱
男兒好漢誰怕死
這才惹惱了咱百姓
仇人相見紅了眼
王小聞聽心暗想

日本鬼子動刀槍
大砲連天響四方
抽筋剝皮帶開膛
肚子圓如大水缸
上吐下瀉濕漉湯
再用鹽水去抹傷
鬼子大笑真乃人面獸心腸
到處強姦大姑娘
也難逃過賊強梁
搶去首飾再燒房
天生的豬狗在東洋
他以為我們全是武大郎
孝悌忠信講綱常
好賊子竟敢無理逞蠻強
死命相拼要保妻女與老孃
你拿刀來我拿槍
你死我活拼一場
鬼子無理賽魔王

我若照常作生意
 哪有人來雇腳力
 要是遇上日本鬼
 剩下老母無人管
 哎也罷我且投軍去
 爲國一死心無恨
 決心已定回家轉
 老人一見開言問
 王小聞言淚如雨
 老人不曉因何故
 王小橫心止住淚
 啓稟母親大事不好了
 鷄犬不留真霸道
 各莊男子聯合好
 我也是一條男兒漢
 我要投軍又不忍
 我若死在敵人手
 老母聞言長嘆氣

村鎮無人城已荒
 哪有錢來養老娘
 搶去黑驢把我傷
 活活餓死太淒涼
 七尺男兒氣堂堂
 強似爲奴把國亡
 拴狗驢兒見老娘
 我兒爲何淚汪汪
 半天無語不開腔
 不敢多問暗心慌
 抽抽嗒嗒叫老娘
 日本鬼子砲打各村寨
 姦淫婦女老少俱遭殃
 都去殺敵志氣剛
 爲何縮頭縮腦不剛強
 母親年邁髮蒼蒼
 誰給母親奉食糧
 叫聲王小聽端詳



我已年高快入土
我兒自管投軍去
日本不來還便罷
兒呀牽着黑驢快快走
王小抹淚辭老母
回頭再看家門外
爲國捨親難兩顧
到了軍營把名報
我問你會作什麼事
王小回言說實話
驢兒腿快走得穩
十趟八趟不覺累
我素日趕驢腿脚快
大小道路我認識
方向不迷南與北
爬山過嶺全不怕
長官聽罷心歡喜
派他入了偵探隊

病病歪歪活不長
不必把我掛心腸
他若來時我自有主張
骨肉分離去保好山江
牽着黑驢走他鄉
老母呆立在門旁
把脚一踉出了莊
長官一見喜洋洋
我問你可會掄刀帶打槍
我會趕驢走四鄉
能運子彈兩三箱
子彈通通運前方
可當偵探走急忙
抄近繞遠會思量
會看日月與星光
快走如飛力氣長
給他起名「得勝」好吉祥
不必拿槍換軍裝

騎着驢兒去打探
打探回來再輸運
有一天王小正趕路
他若上前必被賊擒住
急中生智忙跌下
黑驢撥頭往回跑
王小被賊生擒住
敵人問他我軍在何處
鞭子亂抽槍桿打
鐵作的男兒不服軟
且說黑驢跑回去
大家一見無王小
忙叫黑驢前引路
遠遠看見賊兵隊
只殺得賊兵無處躲
只殺得賊兵滿地滾
這才是惡人遭了報
賊尸遍地停槍火

看準敵人在那方
黑驢真壯運米又扛糧
遇上賊兵一大幫
他若後退敵人必放槍
鞭向黑驢猛一揚
認識大營在那方
一語不發志豪強
王小不言挺胸膛
打得王小滿身傷
王小咬牙心似鋼
一聲長叫驚動了衆兒郎
知道半路遭了殃
各帶手提機關槍
四面包圍心不慌
只殺得賊兵喊爹娘
只殺得天暗日無光
血肉橫飛命齊亡
看見黑驢四腿僵

王 小 趕 驢

7

身中數槍早已死
王小身上如血染
兵將舉槍齊敬禮
說一同王小趕驢全忠義
人人要是都這樣

死在王小尸首旁
面目如生笑臉龐
含淚抬回得勝王
千秋萬代姓名香
管教日本把國亡

張 忠 定 計

英雄好漢志剛強，	精忠報國好兒郎；
提起了槍刀還有手溜彈，	你死我活拼一場！
哪怕那大砲聲震破了耳，	哪怕那彈雨紛紛落四方；
人生自古誰不死，	愛國男兒死戰場。
殘叫敍過且不表，	單表張忠好兒郎：
生河在北大城縣，	單名忠字姓是張；
寬眉大眼鼻端正，	虎臂熊腰性似鋼。



娶妻王氏賢淑女，
一兒一女生得好，
祖傳幾畝肥沙地，
秋來完了國家的稅，
肥豬幾口腿短肉又厚，
世人不曉田家樂，
住的本是鄉間裏，
毛驢推磨還耕地，
不知天津在哪裏，
春來有雨如油貴，
喝上二兩高粱酒，
哪知道禍福無定天難測，
有的說北平受了難，
飛機大砲連天響，
逃難的東來又西往，
張忠一見不得了，
他們搖頭又嘆氣，
平空來了日本鬼，
燒柴作飯洗衣裳。
也會拾柴與看莊。
白薯花生長的長。
餘錢換布與雜糧。
年終換米與高香。
一家四口樂安康。
一年到底作活忙。
油鷄下蛋生雙黃。
不管南京在哪方。
謝神大戲唱一場：
呼兒喚女去聽梆子腔。
聽說是東洋鬼子鬧飢荒，
有的說天津遭了殃；
殺死良民搶食糧。
面無人色走慌忙。
拉住災民間端詳。
說起來叫人好淒涼：
今日攻城明日鄉；

大砲千尊一齊放，
還有飛機天上繞。
忽拉拉城中舖戶燒成炭，
滿地尸身遍地火，
娃娃炸死娘懷裏。
哪管房屋與財產，
砲火一到都沒命，
村城鎮店都燒盡，
見着男兒刀襲下。
殺完鷄犬搶糧草，
我們都是好百姓，
離家棄業哪裏去，
李二全家跳了井，
父母不知兒何在，
說罷齊聲哭震地，
他們逃散且不表，
茶也不思飯不想，
王氏賢人過來問，

砲火過去再放槍；
一歪翅膀響噹噹；
撲咚咚鄉裏人家炸倒牆；
樹上人頭地下腸；
老人炸倒在門旁；
哪管驛馬與牛羊；
亞如追命五閻王！
這才鐵甲鋼盔到了莊；
見着娘們就上床；
哈哈大笑再燒房！
老天無眼遭了這個殃，
又沒有衣服又沒有糧。
劉三上吊在路旁。
吃奶的娃娃丟了娘。
忠正的張忠也淚汪汪，
單表張忠轉家鄉；
坐在床頭細思量。
爲何不語把心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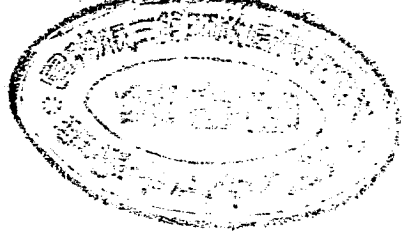


莫非鄰舍欺了你？
張忠未語先流淚，
天津大鬧日本鬼，
一家大小活不了，
就把剛才聽見的事，
王氏聽完也發愣，
我們本是好百姓，
怎肯低聲甘下氣，
我是堂堂七尺漢，
我去約合三老並四少，
黑夜埋伏在村外，
若是咱們大兵到，
多殺幾個日本鬼，
王氏聞言道聲好，
若是男人爽了命，
張忠聽了細思索，
你帶兒女先逃走，
那裏人多地又靜，

還是喝風着了涼？
兒的媽大事不好要遭殃！
眼看就要打到莊！
怎叫爲夫不着慌？
一字一板說端詳。
婦道人家無主張。
無法狗急也跳牆，
任憑鬼子逞強梁？
怎肯白白活一場？
各拿棍棒與刀鎗，
偷營劫寨不投降！
裏外夾攻殺一場。
我們才會享安康。
可是不禁兩眼淚汪汪。
老婆兒女有誰幫？
叫聲大嫂兒的娘！
逃到娘家十里莊。
不比此處大道旁。

那裏平安那裏住，
騎着毛驢快快走，
姥姥家有柴也有米，
三塊現錢你帶去，
到而今管不了夫和婦，
到而今願不得家和業，
但願有朝賊兵退，
房子易燒地難毀，
殺他一個夠了本，
老天保佑我不死，
我若不歸喪了命，
兒女長大若問爸，
我雖沒領糧和餉，
說罷此言出門去，
人人若是都敢死，
說一回張忠定計打日本，

那裏荒亂再商量。
攜兒帶女奔他鄉。
不愁吃喝不着慌。
交給姥姥好收藏。
好好看管小兒郎。
反正不走就遭殃。
你們回來還種糧。
有把鋼刀不投降。
殺死三個賺一雙。
必去相尋十里莊。
燒張紙來哭一場。
就說爲國陣上亡。
一死也算大忠良。
手持鋼刀志氣強。
管教小鬼死無常。
到後來國泰民安美名揚！



打小日本

序

在下編這小唱本，雖然文字俗俚，却句句都是真情實話。希望讀者諸公能細念一番，能知道一些這次中日戰爭是怎一回事，和誰是誰非。是非分明，直的就氣壯。日本居心不善，要滅我中華，我們實在忍無可忍。我們若再不挺起胸來跟他拚個死活，便真要作亡國奴，子子孫孫永無抬頭之日了。

更希望諸公看完，轉送別人，並且說明白這不是白蛇傳或嘆五更一類的東西，可以隨便看完一扔，就算完事。這是國家大事，人人都當關心，都應為國家出點力才對。這名為唱本，實乃說明對日抗戰的始末根由；唱本好念，救國可不容易；除非大家齊心受苦死幹，國家是不會強起來的。

若能把街坊四鄰，老幼男女，招到一塊兒，說給他們聽，再加點講解，更是功德無量。救國是大家的事，所以必須教大家先明白了這是怎一回事。明白之後，大家再能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就必能打勝仗了。

第一段 小日本居心搗亂 大中華立志圖強

日本國貧人不強	既缺仁義又缺糧
全仗着心靈多鬼道	會作東西會做商
東西造來本來不結實	價錢便宜可就開了張
買賣作得更下賤	販賣嗎啡叫洋行
東敲西詐騙來錢不少	真是笑貧不笑娼



買賣雖多材料短
因此想出高明法
看誰軟弱便欺侮
這還不算痛快法
搶着煤礦有煤用
高麗琉球都這麼搶過去
一眼又看中了中華土
推銷劣貨錢賺去
借給軍閥大筆款
借刀殺死人千萬
慢慢的中國明白了
上有我們蔣委員長
領着國民往正路上走
小鬼一見害了怕
六年前強佔了東三省
高粱大豆吃不盡
緊跟着又把熱河搶
四省的人民遭了難

貨多又怕家內藏
多練兵來多造槍
強買強賣不商量
乾脆硬搶明奪佔地方
奪來土地好出糧
揚眉吐氣更強梁
物美田肥民又良
心還不足願難償
年年内戰鬧飢荒
幸災樂禍狗心腸
大家齊心圖自強
人又精明志又剛
預備精兵保國邦
趕緊下手免遭殃
真乃寶地山青水又長
不亞似遍地黃金用斗量
貪多無厭逞豪強
有冤難訴口難張

說聲「不」字就槍斃	捉住學生大開矐
口灌洋油燒成炭	也有活埋作下場
亡國的人們多麼慘	十八地獄少天光
日本看咱好欺負	竟想一口吞完我華邦
今日進兵到河北	明天砲艦進長江
貨物走私不上稅	煙館明開帶土娼
巧立名目說親善	爲非作歹實難防
咱們的火車他白坐	運來煙土與刀槍
咱們的大事他多嘴	這個短來那個長
咱們練兵他不準	咱們忍氣他更狂
他們派兵到華北	反倒不准咱們守北方
忍無可忍拼了命	誰肯大氣不出把國亡
這才引起一場戰	且待下文說端詳

第二段

演大操借端生事

殺小鬼爲國爭光

中華民國廿六年
日本鬼子大操演

七月七號好熱天
就在蘆溝橋外邊

步馬砲隊擺開陣	吓得雞飛狗不安
馬踏青苗莊稼毀	揚着臉兒不賠錢
抓夫給他們作戰飯	強佔民房作營盤
咱的莊稼咱的地	爲何小鬼來胡纏
都爲咱們太老實	受人欺負不同拳
慣得小鬼要造反	橫行霸道想上天
明是打操暗欺嚇	看咱敢否把臉翻
那裏駐有咱軍隊	咬牙切齒暗心酸
沒有命令不敢動	只好磨刀帶搓拳
多瞞小鬼敢動手	決不含忍殺上前
小鬼看咱有準備	不敢開槍生計端
日落西山收了陣	鬼頭鬼腦壞心安
硬說丟了兵一個	被咱謀害命難全
立逼我軍退出去	不然開砲打上前
無理要求太可氣	騎脖拉屎要說甜
兵並沒丟將不短	誣賴好人理不端
專爲逼走我軍隊	他好胡爲反了天
我軍駐在我國土	怎能隨便讓營盤

惹惱吉星文團長
 小鬼無理太可恨
 三軍喜得落了淚
 向前飛跑不顧命
 當兵原爲守國土
 一場惡戰天地暗
 棄甲丟盔急急走
 我軍得勝不驕傲
 埋鍋造飯天已曉
 不敢挺身爬着走
 到了賊營一聲喊
 刀下削瓜和砍菜
 消息傳到全國裏
 有的打電誇好漢
 愛國男兒誰不敬
 小鬼一見事不好
 先佔了豐台火車站
 天津廓房兵也到

喝令三軍殺上前
 腦袋可掉氣難安
 擦拳磨掌各爭先
 大刀飛快砍頭肩
 爲國殺敵死不冤
 小鬼逃生一溜烟
 腿短身寬怪可憐
 要殺就得都殺完
 暗中定計摸營盤
 大氣不出緊相連
 好似煞神降自天
 人頭滾滾血成川
 齊伸大指好兒男
 有的送米更捐錢
 齊心努力掃狼烟
 添兵派將不識閒
 聚草屯糧將砲安
 再向通州把兵添



打 小 日 本

19

一直忙到七月底
又教我軍快退去
我軍還是不退讓
打進豐台不怕死
天津攻打海光寺
賊人一見打不過
不分老少與男女
天津五河浮尸滾
東馬路上拿槍掃
打仗本是兵和將的事
他更到處燒學校
兵家常理他不曉
這時中央大軍到
要知後事如何了

纔又發瘋放狂言
北平天津才得全
反倒齊心殺上蘭
後邊死守在南苑
賊兵巢穴保不全
調來飛機逞兇殘
成羣炸死慘難言
南開大學也燒完
火車站上砲連天
殺戮平民理不全
破壞文化好機關
居心滅種都殺盡了膽
守住南口與津南
且去留神看下篇

第三段

各路軍齊告奮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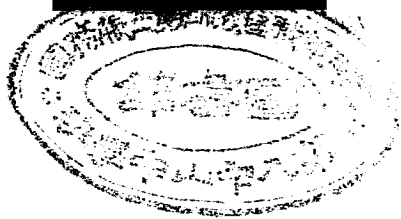
三個月苦守江山

可憐北平與天津

來了幾萬鬼子軍

大炮飛機亂轟炸
收買漢奸沒出息
青天白日旗撤下
有錢的急忙入租界
倒是窮人有志氣
白天藏在高粱地
遇上敵人攻出去
有的集合在山裏
出沒無常難防備
鬼子雖佔了城和市
中華民國亡不了
平津失了要甚麼緊
這且不言暫停住
北路的險要是南口
來了湯恩伯大將
調動大兵守山口
敵人的砲火真厲害
怎奈我軍拚死命

殺死多少我良民
圖財害命殺好人
換上洋旗日一輪
洋人腳下丟臉把命存
手持刀棒入了義勇軍
東邊一隊西一羣
小鬼們措手不及失了魂
有的死守大樹林
見了敵人把命拚
但是不敢出城門
有的是俠腸義胆人
打到底才能勝負分
且言各路調大軍
一脈荒山高入雲
文武全材又熱心
山頭安砲等敵人
打得山崩石裂亂紛紛
各找石洞暗藏身



無水無食也不怕
砲火過去山石裂
我軍不動守陣地
果然不久兵來到
還有坦克車多輛
這個陣式可不小
幸而山地不平路又窄
我軍不慌也不怕
爬上車去有算計
連車帶人都炸壞
山上砲軍齊發彈
一陣一陣又一陣
四山回響天地震
我們居高臨下砲好使
我軍傷亡也不少
一排打剩三五個
好一場惡戰幾日夜
只殺得小鬼尸遍地

槍林彈雨若無聞
飛機又到炸山林
專等小鬼入山深
鐵甲鋼車滾埃塵
上有機關槍百尊
只有槍聲不見人
幌幌悠悠難轉身
車到身邊才去顯精神
炸彈就往車裏伸
前路擋住後路軍
鐵甲車也碎紛紛
天昏地暗起黑雲
哄隆哄隆砲火勤
賊兵一死一大羣
粉身碎骨報國恩
依舊不動好像石頭人
只殺得馬翻人也昏
只殺得小鬼賊娘親

只殺得尸身沒法檢
人頭裝滿車多輛
真是天理昭彰有報應
我軍愛國真勇敢
有一回全營都殉難
爲等救兵他不退
獨自來回運炸彈
看着敵人已攻到
小鬼全軍被炸死
這時我們的救兵到
憑你一人這麼守山口
小鬼折了兵和將
只好圍住四山放大砲
小山也炸平兩三座
可是我軍還不退
這才暗中生詭計
那裏我們的兵少將不勇
我軍不能再守住

割下頭來不要身
運到通州去火焚
誰叫小鬼橫行把禍尋
死而無怨心有根
只剩下了一個人
心生巧計把氣沈
放在要道兩山根
炸彈齊發山崩石也焚
尸不全來骨不存
齊伸大指喊入雲
真乃智勇雙全大義人
不敢再來把死尋
千砲萬砲日夜輪
樹倒石飛鳥不存
急得小鬼咬牙根
攻打張家口來把兵分
斷了南口後路好傷心
抹着眼淚退山林

臨走還把機廠炸	一草一木不給小鬼存
這才叫雖敗猶榮有計巧	兵強將勇愛國真
兵退南口且不講	再提東線戰事好新聞
東線刀兵在上海	八月十三起戰雲
那裏本是我們的財源地	出口入口國家的總大門
真是財通四海錢如水	銀號銀行滿地金
工廠鋪戶忙日夜	河裏船桅密似林
錢進斗金交易廣	倉庫存糧萬萬斤
還有最新的印刷所	印了書報各省分
人多財厚繁華地	各地是手脚這是心
這裏安全才能有錢進	這裏丟失我們貧
小鬼心毒意又狠	打了北方又南侵
一來是要毀上海黃金地	二來是想把我們兵力分
黃浦江心有敵艦	不言不語放砲勤
陸戰隊緊跟着要上岸	偷偷摸摸心毒計又陰
那知道我們早就有準備	兵來將擋不因循
大砲轟轟瞄敵艦	海軍無處可逃身
緊跟着我們空軍飛上去	空中大戰抖精神

敵機沒有我們勇
我機直前趕上去
只見空中一團火
敵船放起高射砲
空中擺開迷環陣
忽然飛燕如春燕
我們空軍藝高人胆大
他以為我們膿包好欺侮
我們軍隊也勇敢
齊心不讓一寸地
敵人海陸空齊進
我軍不怕轟和炸
軍長師長都名將
張治中將軍有神勇
名將如雲士如虎
今日添兵明天又換將
我們的人民知愛國
有錢的送來食和物

嘖嘖亂響咕轉輪
機關槍打駕駛人
飄飄蕩蕩燒落在江心
我機高飛他膽不真
要炸敵船叫出雲
轟隆一響船要沈
吓得敵人掉了魂
這回可吃虧驚了心
人又精神槍又新
受了傷還把命拚
砲如雨點起埃塵
一兵能當他十個人
曾經百戰胆包身
張發奎綽號是鐵軍
殺得敵人血成津
大船小船往回運尸身
提水攜食送國軍
有力的隨營服務勤



女學生來作看護隊
更有童子軍來到
老太太在家作鞋襪
作好都送到軍營去
這一仗打了三個月
敵人打壞我房產
敵人要把我們都殺死
打死敵人我們往後退
引到裏邊好收拾
這就叫作「消耗戰」
敵軍死了人千萬
飛機燬了數百架
得到的只是幾里土
這樣的空地有何用
我們穩打又穩退
以退爲進好主意
我們人多物又厚
打下一年半載去

照護傷兵甚小心
沙場上往回抬病人
大姑娘忙着裁手巾
好教軍隊飽暖起精神
黑天白日全不分
我把敵人工廠焚
我們日夜留着心
好引敵軍往裏侵
片甲不歸殺死他萬人
敵人騎虎難下好傷神
費了砲彈百萬斤
軍費也花了萬萬金
房子燒淨物無存
小鬼胡塗好似迷了心
要把敵人耗疲了筋
永不屈服真有根
小鬼人少地又貧
才能最後勝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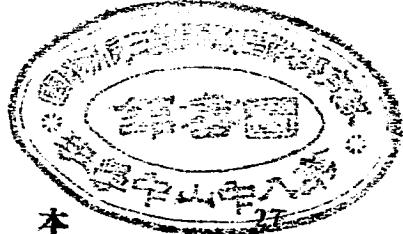
上海退出不算敗
 中央政府遷重慶
 敵人兵少城難守
 拉開戰線打長戰
 這就是長期抗戰神妙策

南京失落也有原因
 空的南京何必存
 我們奇兵處處緊追尋
 看他橫行到幾春
 要知後事看下文

第四段 長期抗戰操必勝 各路游擊有決心

愛國的軍民不用愁
 聽我慢慢表一表
 俄國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若看着日本把咱揍
 咱與他是弟兄國
 早晚他必來相助
 再說英法兩大國
 若是叫日本得了手
 人財兩空他們哪情願
 美國雖然離咱遠

我們必勝有根由
 先把各國大勢表從頭
 他與日本早成仇
 他也不大得煙抽
 唇亡齒寒最可憂
 兩下夾攻日本必成囚
 都有買賣地土在亞洲
 他們就得往外溜
 自然得幫助中國把計籌
 中國不安他也愁



打 小 日 本

日本的海軍野心大
美國若不早防備
英美法俄都有明人在
別看現今他們都不語
這四邦都是民主國
日本野蠻講專制
打罷中國還想滅世界
各國怎肯乾瞪眼
我們一點不要怕
只要我們齊心幹
小鬼國內空虛得很
沒有鋼鐵難造砲
他還缺少許多好物件
現錢都這麼花出去
再說打仗就不能把買賣作
商不賺錢虧了本
有用的人都去打了仗
這不是一筆聰明賬

打完英國打美洲
早晚吃上大苦頭
早知日本詭計謀
到了時候全得把戰書修
與咱情合氣又投
不得人心壞似猴
一心專要把血流
明知小鬼壞骨頭
打起精神不許愁
日本先得求饒把兵休
又沒鋼鐵又沒油
沒有油來飛機不轉悠
都從外國去買收
國貧民怨有來由
趕造軍火又得把工休
工無貨造款難籌
國內只把老少留
一時的胡塗難以轉回頭

外邊他得罪了普天下
別看他表面猛如虎
我們得咬牙撐住氣
他雖佔了我國城和市
在鄉間他也只靠鐵路綫
這因為我們有游擊隊
比如說北平城被敵人佔
遇見賊兵殺個淨
遇機會更去拆鐵道
小鬼真是心慌意又亂
這都是我軍出的好主意
軍隊散開在各地
日本最好的兵和將
我軍都埋伏在山裏
等到敵人都進山谷裏
賊人摸頭不是尾
空有鋼車不能動
空有騎兵沒處跑

裏邊又空虛心暗揪
肚裏空空是紙牛
不把他打倒不甘休
可是不敢出城找自由
不敢往四鄉適意溜
到處與他爲難作對頭
西山就有我們結寨在山溝
白天不動夜裏把營偷
劫餉劫糧劫馬牛
只顧逃生把東西丟
真是有勇又有謀
平型關大戰鬼子愁
浩浩蕩蕩往前遊
大氣不出臥山溝
手溜彈雨點往下投
天羅地網把命休
前擁後擠亂啾啾
馬仰人翻像滾球



空有大砲難開火
一師軍隊全喪了
拉回戰馬千餘匹
鐵甲鋼車拉不動
生擒的賊兵好款待
告訴他們好言語
彼此都是好百姓
相親相愛豈不好
說得小鬼良心動
這個主意真不錯
我們打仗是爲國
小鬼發兵到咱這裏
我們衛國是好漢
這個道理我們應切記
趙子龍渾身都是胆
岳老爺精忠圖報國
不論文來不論武
都該出錢與出力

棄甲丟盔抱着頭
我們從容去把槍砲收
拾回槍砲堆起似山丘
一把烈火燒淨了幾山溝
勸他們投誠不用愁
我們與日人不結仇
只因他們胡塗把武修
幹嗎棄家拋業春到秋
低頭不語熱淚流
大仁大義對俘囚
江山怎肯任人偷
硬搶陰奪無理由
他們無理是賊頭
爲國不惜把血流
關夫子打仗讀春秋
木蘭女子且去把軍投
不論住的茅舍或高樓
保住國家有自由

亡國奴可作不的
子孫永無抬頭日
處處都應有游擊隊
四面八方齊動手
我軍來到供柴米
敵軍到了準備打
出其不備抄後路
能打就都拼命打
若是看着事不好
消息靈通聯絡的準
看好地形拿穩了計
如今河南與河北
人人是兵個個將
若能全國都如此
哪怕敵人有千萬
我們不必買槍砲
我們退却可是不這樣
什麼東西都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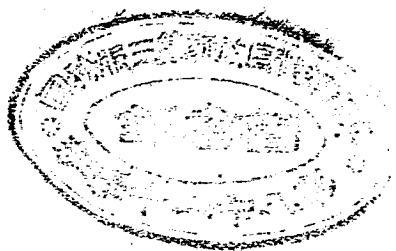
爲奴作婢萬代羞
給人家支使作馬牛
互通消息似水流
縱是天神也發愁
願去抬水挖壕溝
聲東擊西巧機謀
或是兩面夾攻把賊圍
千軍萬馬氣不浮
急急退出莫犯牛
猛如斑虎快如猴
一槍準射賊心頭
大家都用此法有來由
殺得賊兵屍滾帶尿流
靠山爲寨近水作成溝
來者送死把命丟
打敗敵人大批的收
糧食帶走房上點煤油
一草一木不給留

敵人到了白晧眼
這才叫做真打仗
若有缺德的不這麼幹
說起漢奸真可恨
只圖那三毛兩角換小好處
敵人本要大路走
這樣人是真該死
我們必須勤防備
父親若去把漢奸作
他若不聽好勸告
盡得忠來難盡孝
兒女若把漢奸作
斷子絕孫事還小
這是我們本分事
還有一等漢奸實可恨
這是些有錢有地的主
賊兵未到他們遞消息
鬼子教他們作官吏

缺糧短草皺眉把眼揉
不是當差講自由
便是漢奸賣國把榮求
願作漢奴不知羞
爲敵打探我機謀
他偏引路把小道兒投
千刀萬剮不應留
捉住漢奸割下頭
兒女就當勸告苦衷求
大義滅親古訓優
好漢當先替國憂
父母也須把他囚
賣國求榮作鬼也含羞
生死都在這關頭
我們更當加倍把神留
怕死貪生把賊投
賊兵一到！們就叩頭
甜言蜜語不害羞

見了鬼子叫老爺
把咱的金錢硬斂去
把咱的土地賣個淨
把咱的姑娘強拉走
種種可惡說不盡
閻王好見鬼難辦
欺軟怕硬無廉恥
這種人必須殺個盡
他們專會替賊說好話
其實他們無心肺
我們自己聯合好
內防漢奸外打日本鬼
非把小鬼打出去
有朝一日賊退淨
爲商的好去作買賣
爲工的好去做手藝
苦盡甜來年月好

對待百姓如有仇
獻給鬼子得報酬
加捐加稅把錢擄
送給小鬼作了頭
不給國家臉面留
認賊作父自誇好機謀
太陽旗子插門樓
莫聽花言巧語上他的鉤
乍一聽也彷彿有理由
專爲幫賊辦事措點油
誓爲國家把血流
千辛萬苦爭自由
我們齊心不罷休
我們才好樂悠悠
爲農的好把莊稼收
老人快活少無憂
變成強國樂千秋



新 刺 虎

（正旦上，唱西皮元板）兒的父，去從軍，英雄好漢。我在家，教兒女，看守庭園。聽說是，日本兵，來到鄰縣。這幾天，倒教我，心神不安！（坐，詩）可恨敵兵太不仁，攻城放火殺良民！自憐家有小女，難作衝鋒娘子軍！（白）我康氏，配夫孟國藩，結婚以來，倒也平安快樂。生有一兒一女：兒喚金郎，年方七歲，已入學校讀書；女名玉娥，剛交三歲，終日隨春香玩耍。不幸日本作

亂，進兵華北，又犯江東，奸淫搶掠，無所不爲。我夫國藩，天性忠烈，別家投軍，一去兩月，杳無音信，使我放心不下。這幾日，謠傳賊兵前進，眼看即至此處。是我緊閉家門，教金郎暫不上學，在家識字。唉，正是：救國何分男與女，欲學擂鼓戰金山！

（春香上白）聽來壞消息，報與夫人知。夫人，大事不好了！（正旦白）何事驚慌？（春香白）適纔到東家借些花線，街上人家紛紛逃走，聞說是日本兵已離此不遠，如何是好？（旦白）哎呀，不好了！（唱搖板）聞聽是賊敵兵將要來到，倒叫我康氏女肉跳心焦，低下頭來忙生計巧，哦，是了，安排下擒賊兵妙計一條！（白）春香！（春香）有！（正旦）我平日待你如何？（春香）恩重如山！（正旦）我今託你一事，外間兵荒馬亂，你可敢去？（春香）夫人請言，萬死不辭！（正旦）好個忠心赤胆的春香！你去到康宅，請老爹爹過來，有事相商，要快去快歸！（春香）遵命！（下）（正旦）等老爹爹到來，與他商議一番。夫去從軍，兒女年幼，真正急殺人也！（唱慢三眼）六年前，東三省，日本發兵。佔據了，瀋陽城，我



軍退淨。他逞兇，我不抗，他更橫行。到今日，有野心，中華吞併。有心人，難屈服，死裏求生！此一次，等賊兵，妙計決定！（春香康老丈上，康唱搖板）急忙忙來到了女兒家，心慌亂脚步遲氣力不佳。（白）來此已是，前面引路。（春香入門介，白）請隨我來。（老丈入門介。春香白）啓稟夫人，康員外在此。（正旦立，白）爹爹請坐，孩兒有禮。（老丈）免禮，坐下。啊，女兒，聞聽人言，敵兵將到，請我過來，莫非商議此事？（正旦）正是。春香，看茶來！（老丈白）如此慌亂，且莫客套！兒呀，你夫在外從軍，兒女年幼，賊兵一到，如何是好？（正旦）爹爹呀，（唱搖板）爲此事請爹爹前來商議，兒有心守家園不去不移；若是那賊敵兵心懷歹意，管叫他刀下死一命歸西！（老丈白）真乃有志的女豪傑！那日本，數十年來與我爲仇作對，搶我土地，殺我人民，中華兒女，都當有必死之心，與他拚命。唉，我好恨也！（正旦白）爹爹恨着何來？（老丈唱搖板）恨我年高力氣衰，怒氣難消空滿懷，不能提刀把敵宰，眼看敵馬過江來！（白）啊，女兒，爲父年邁，白髮蒼蒼，有心無力，怒也自然，憤也無益。

我兒女流之輩，倒有殺敵之心，真乃難得！怎奈你兒女俱幼，賊兵一到，婦女被辱，兒童被殺，豈不斷了孟門後代？（正旦白）正爲此事，遲疑難定，故請爹爹前來，商議個安全之策。兒自幼讀書明理，曉得愛國大義，男女俱是一般，爲國都當捨命。賊兵侵略，本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我們理當人人皆兵，處處抵抗，不當各自逃生，滅自己銳氣，增他人威風。故願留守家中，待機而作，若能殺死敵人，也是報國之道。（老丈白）金郎與玉娥呢？（旦拭淚介，白）唉，爹爹呀！（改唱二黃滾板）爲國家，報仇恨，割捨愛情。小兒女，交與爹，一同逃命。到後來，能相會，海晏河清。兒若死，後輩存，死也目瞑。非是兒，心腸狠，願棄嬌生。非是我，怕奔逃，飢寒難挺。非是兒，愛財產，難捨家庭。非是我，懼敵人，投河覓井。兒有心，誑賊輩，假意奉承。待機會，殺死他，決心已定！（老丈白）計是好計，只恐怕計策好定，兒女難離。倒不如隨爲父的逃往他鄉，再作計較。非是爲父的不願担起撫養外孫兒的責任，非是爲父的怕死貪生；只怕你難割捨兒女，他們再啼哭不行，那時怎好？（正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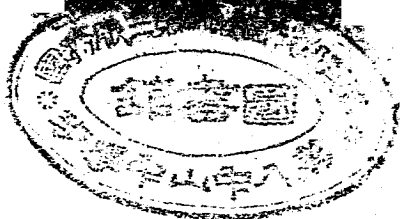
白)兒心已決。只要兒女得逃生命，我死也甘心。老丈)哦！(唱散板)好個愛國康大姑，死命相拚把賊誅，賢母烈士難兼顧，也罷，成全此事仗老夫！(白)啊，看香！(春香)有！(老丈)將金郎玉娥喚了出來。(春香)是。啊，金哥玉妹，外 父在此，快來見禮。(二姑姑攜手同上)來了。參見祖父。(老丈拭淚介。金郎)祖父為何啼哭？(老丈假笑介，白)不是的，祖父上了年歲，迎風流淚。(正旦拭淚假笑，白)啊，金郎，玉娥，祖父來接你們到姥姥家玩耍，好也不好？(金郎)媽媽昨天說的，爸爸今天就得勝回來。我在家等爸，明天同爸同媽都上姥姥家吧！(正旦假笑，白)爸爸今日不得歸來，且先去姥姥家玩耍。(老丈)啊，我家備有糖果，又有新的玩具，你們可願去？(金郎玉娥同白)願意！(老丈)如此隨我來哦！(正旦撫兒頭，拉女手，白)到姥姥家你們須要好好聽話，不要思念……(老丈偷拭淚，攜兩娃)走啊！(唱散板)咬定牙關扯兩娃，國破誰能保住家，夫妻母子難兼顧，含悲忍淚走天涯！(老丈攜兩娃下。正旦隨後，叫頭)金郎！玉娥！兒呀！我的兒呀……(唱搖板)一見嬌兒出

了門，怎不教娘痛傷心，悲切切且把蜀門進，磨快鋼刀殺敵人！（白）春香！（春香）有！（正旦白）我夫從軍，不知生死。我若攜帶兒女同逃，中途路上或遭危險；不如交與老爹爹帶去，我倒放心。我留在此，賊兵不來便罷，來了必定難逃我手。此心已決，不願連累於你；這裏有法幣十元，拿首逃命去吧！（春香）夫人講那裏話來，撇下夫人一人在此，春香是萬萬不肯的！（正旦白）好個春香！你既忠心，你我且換上披衣，面塗煤灰。俟賊兵到來，看我眼色行事。隨我來呀！（唱散板）安排妙計擒賊匪，教他番翅也難飛。（同下）

（四兵卒引敵將上，點絳脣，敵將念）殺氣冲霄，兒郎虎豹，旗旌飄，胆戰心搖，要把中華掃。（白）俺，花虎二郎是也。一路帶兵前來，見城燒城，遇縣搶縣，倒也快活。今又來到此處，不免殺進城去，搶些金銀財寶，殺些男人，弄些婦女。軍士們，殺！（下。衆難民前行，敵兵將追趕，下。正旦，春香改裝同上。正旦白）哎呀！聽見人聲吶喊，莫非賊兵已到？（春香）定是賊兵已到，如何是好？（正旦）春香呀，（唱散板）叫春香，你莫怕，

我有計巧；等賊到，管教他，一命難逃！（敵兵將上，將白）看這一處人家，倒還齊整，與我殺進去！（兵引將入門，兵捉正旦春香，白）捉住兩個婦人。（將）待我看來。噫！這般黑醜，拉出去殺了！（兵白）啓稟花虎將軍，留下她們，與我們洩火，也是好的。（將白）便宜你們了！（正旦顛介，白）啊，將軍，我等俱是僕婦，家中藏有臘肉美酒，待我收拾前來，與將軍充飢。（將白）快快拿來！還要燒得熱水，與爺洗腳。（正旦春香同白）是。（下。將坐，兵兩旁立。將白）看此處潔淨，飯後就在此休息一宵，明日早行。（兵齊白）嗷！（正旦春香捧酒上，正旦白）將軍請用酒。（將飲介）嗯！好酒！換大杯！（唱散板）一路奸殺好勞神，今朝有酒沒有美婦人！（春香獻酒兵卒，兵作醜態，春香怒介，正旦遞眼色，春香假笑勸酒白）諸位將軍請多飲一杯。（衆）酒來，酒來！（將醉，正旦白）將軍請飲。（將）好酒！（吐介。衆倒地上。正旦白）待我去燒水，與將軍洗足。春香，來呀！（挽手行，轉身指賊切齒，跑下。披髮執刀再上，正旦唱散板）我丈夫去從軍性命不保，我兒女奔他鄉命或難逃，大中華不甘受敵

人殘暴，舉鋼刀刺賊子，怒恨方消！（正旦刺敵將，春香砍兵卒，正旦敵將漫頭雙過合，敵將死，衆兵不動。正旦春香跪在地上，頓介。正旦拄刀，白）哎呀！（唱散板）吐我心中如天恨，千刀萬剮懲敵人，啊，春香，賊兵已死身不動，你我前去閉街門。（春香昏介。正旦白）春香！春香！（春香醒介）我，我，我好怕也！（正旦白）春香，你我將這些尸身拖至後院如何？（春香白）夫人，逃走了吧！後面還有賊兵，再殺進來，如何是好？（正旦白）你我逃去，難免危險。不如將尸身藏起，若是賊兵續到，你我再作計較。他們人少，你我照計引誘於他；他們人多，你我焚燒房院，同歸於盡；你道如何？（春香白）全憑夫人。（正旦春香同立起，移尸，尸滾下。正旦白）春香，你我到後院預備，正是：妙計殺賊寇，（春香）今有女英雄！（同下）



忠 烈 圖

小 引

茅盾先生不遠千里而來約稿，囑寫大鼓書詞，以求通俗，增高民衆抗戰情緒。我已寫過好幾段大鼓書，交各刊物發表；不想抱定一樣死啃，所以答應下給他一篇舊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觀」式的小說，可是，那時節，我正寫着一齣京戰，新刺虎，成績如何，未敢預料，不便先對約稿的人說。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來到，新刺虎恰好

寫成。把劇本交伯生先生給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沒有。對他哼了一遍，他說可以用；馬上鈔了去，教他的學生去排演。

我很高興，決定再寫一齣，送給茅盾先生；四十一歲了，還免不了小孩子耍乖！大鼓書，小說，京戲，形式雖各不同，目的好在都通俗與激發民衆抗戰熱情；以此易彼，或無多大罪過。

本着個人對於京戲那一點點知識來說，我以爲牠之難寫，在怎能寫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麼多角色，那麼多事情，可是一氣呵成，越唱越緊。牠「整」，所以好。打魚殺家，空城計，連環套等佳劇，都是如此。反之，近來時行的「本兒戲」，目的在求穿插熱鬧，多佔工夫，而又須省力氣，往往是紅臉的進去，白臉的出來；你兩句散板，我兩句道；白又臭又長，病在一個字——「碎」。這樣的戲，儘管行頭漂亮，佈景講究，只能熱鬧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裏去。本此意，有下列的聲明：

(一) 我要寫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練習稍勤，有些把握，再動像探母與長板坡那麼大塊

的。

(二) 在簡單中求生動；於此，略用小說寫法，如陳自修囑僕人劉忠去預備祭墓的酒果，僕答以市面慌亂，無處買果；如在墓前，陳先生問姪，誰殺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對話引起更多的圖象，或激起愛國仇日的熱情，最動人的天雷霹，甚會利用此種寫法。

(三) 劇中的日本人，很難擺弄。教他們都抹花臉，翻筋斗，雖與套數相合，可是難以一目了然，隱而不顯；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臉，罵名必定不會那麼超羣。幸而記得飛叉陣（鬧昆陽）裏，有過幾個扛洋鎗，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來一用，飛叉陣是俞派的武戲，曾親見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鬧，而破壞了劇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幾個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遠勝於四「英雄」的「大敗而歸」也。

在思想上，也有該提出的兩點：

(一) 對白保留舊套；「大事不好了」，必繼以「何事驚慌」。聽慣了的就順耳，耳順則情通；為求共感，不必立異。定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為「先生」，「奴

家」與「小人」等，亦設法避免。「先生」念起來比「主人」還更響亮，也引不起多少誤會。慢慢的這麼改，或者也能減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話白中不更加入了「打倒帝國主義」，以免冗長無力；但設法把「愛國」等詞，在順嘴的地方加進去，亦本誓移漸轉之意。

(二) 最冒險的一點，是陳寡婦「從」了匪首趙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樣賢明毅烈，我恐怕台下總不會輕易贊同的。這麼寫，第一是要打破傳統的節操主義；第二是為表示為了救國男女都須賣命，肉體簡直算不了什麼；第三是就事實上說，日本人到處奸殺婦女，婦女們怎麼不可以獻身給自家的戰士呢？不過，這雖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過，還是問題。舊戲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裏所包含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險的改動一點，也許會全盤塌架。但是，舊架子的確方便；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棄之可惜，改造不易，難處就在這裏！大眾想想看，應當怎辦？

重要的幾點說完，下面只是一點希望：

京戲在中國南部不甚發達，這個劇本恐怕不易得到出

演戲的會。可是在武漢街頭——不知別處怎樣——我看見許多賣唱本的小攤子，都帶售京戲戲本，銷路也還不壞。真懂二黃戲的人決不會買這路小本子，那麼，買的人也許不會唱二黃，而是拿牠當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設若這是真情，這篇東西也許——我希望——與大鼓書詞或通俗小說有同樣效用的。

廿七，二，廿三。武昌。

（生上引）日本起刀兵，我兄弟，投筆從戎。（坐，詩）蘆溝橋上起狼烟，戰士激昂誓不還；血洗江山重整頓，中華雄立萬千年！（白）老漢陳自修，山東春縣人士，幼讀詩書，無意功名富貴，樂守家園。每日督教子姪讀書識字，倒也安閒自在。誰知日本作亂，攻打平津，燬我城市，殺我人民，真乃可惱可恨！我弟自勵，已到中年，聞聽日本殘暴，棄家投軍，以雪國仇。不幸出兵失利，身喪前方，尸骨無存；只得將三衣入棺，埋葬郊外。留下弟姪姪男，由我照管。弟婦賢明，深知愛國大義，教子復仇，含悲忍淚。晚間還織作毛衣，捐送前方應用，真乃難得！今乃我弟三七之日，理當上墳一祭，好不傷心人也！（唱二黃三眼）嗚兄弟，遭不幸，爲國喪命！撒下了，年幼

兒，寡婦年輕！到今天，三七日，果酒獻敬。但願得，死有靈，把賊掃平。（白）來！（僕劉忠上，白）國破家難保，殺敵不顧身！參見先生。（生白）啊，劉忠，今乃我弟三七之日，打點果酒，前去一祭。（劉白）家中藏有好酒，果品却難預備；這荒亂之年，城外商販已不到城中來了。（生白）如此，有酒便好。我弟在時，兄弟相親相愛；在這國難期間，祭禮不周，他，他，他，必能原諒於我。（拭淚介。劉白）違命。（下。生白）兄弟吓！（唱散板）你我恩愛好弟兄，愧我年邁難盡忠；水酒三杯休嫌薄，手足情腸熱淚中。（劉托酒上，白）先生，酒已備好。（生）請二夫人出堂，一同前往。（劉）這荒亂年月，婦女出城，多有不便。（生）言之有理。怎奈她夫新亡，愁腸寸斷，若不同去，必更悲痛。（劉）如此，一同前往，速去速歸便是。（轉身）有請二夫人。（正旦領二童上。旦唱散板）我夫殉國不虛生，生有忠心死有靈；但願國民齊捨命，管教賊兵一掃平！（白）伯伯有禮。（甲童）參見爹爹。（乙童）參見伯父。（生）罷了。啊，嬌嬌，今乃我弟三七之日，你我攜帶孩兒上坟一祭，速去速歸。

(旦)如此，劉忠帶路。(唱散板)劉忠帶路郊外去。(生接唱)寡婦孤兒好慘凄！(同下)

(二鄉民上，甲)兵匪齊來到，(乙)天下不太平。(甲)請了。(乙)請了。(甲)聞聽人言，土匪在南，日本兵在北，夾攻上前，如何是好？(乙)你我在此暫等，有人過來，打聽明白，再作道理。(甲)且到松樹下面去坐。(同坐，劉引二童，正旦，生，同上。劉獻酒。小開門。同拜墓。生叫頭)兄弟！自勵！兄弟吓！(唱二黃倒板)衣冠墓，不由人，珠淚滾滾！(頂板)爲國家，喪了命，赤膽忠心！(元板)可恨那，野心的，小小日本。前六載，無情理，滿洲來侵。轉年來，催人馬，熱河攻進。我中華，錦山河，四省不存！到今天，更大膽，華北挑釁。安心在，滅我國，全部併吞。好男兒，有血性，誰能再忍？殺上去，保國土，纔算良民。我兄弟，拋家小，捨身上陣。留得個，美名兒，萬古留芬！(坐。旦叫頭(自勵，夫哇！我的親人吓！(唱滾板)見墳台，不由我，肝腸寸斷！棺材裏，無身首，只有衣冠！可恨我，女人家，難去爭戰；可憐那，小孤兒，難把槍肩！但願你，

死有靈，忠魂來顯；殺賊兵，保國士，還我江山！（甲童。叫頭）叔父！（乙童）爹爹！（同）叔父！爹爹吓！（生）你們要多拜上幾拜！多叫上幾聲！啊，姪兒！你可曾曉得，你父被何人所殺？（乙童）日本人所殺！（生）我兒，你可曾知道你叔父因何而死？（甲童）打日本陣亡了。（生）着哇！既知此仇，焉得不報！你們長大成人，要殺？（二童同白）殺日本！（生）要打？（二童）打日本！（生）好哇！（唱散板）父是英雄兒好漢，陳門有了報仇男！此仇此恨永難散，（兒呀）要長心胸把賊殲！（鄉民甲）那邊哭聲甚慘，你我前去看來。（同起，揖介，乙白）啊，老先生請了！爲何在此大放悲聲？（生）二位有所不知，只因我弟從軍身死，今乃三七之日，前來一祭，焉得不慟！二位由那道而來，那道而去？（甲）我們都是難民，適纔相逢。聞到賊兵快到，不知真假？（生）這幾日進城之人甚少，前有賊兵，也是有的。二位不嫌，祈到家中一坐，再向南逃，也還未遲。（甲乙同白）萍水相逢，怎好打攪？（生）四海之內，皆爲朋友。劉忠，帶路。（唱散板）墳土未乾心欲碎，（旦接唱）又聞賊兵攻

上來！（同下）

（四好漢引趙虎上，趙念）國亂無衣食，落草作大王！（白）俺，趙虎。本是安善良民，販賣布匹爲業。那知道日本作亂，遇城燒城，遇縣搶縣。把我的買賣燒完，妻子衝散。只好招集了衆兄弟，在此落草爲王。適才馬小山出去打探，但聽一報。（馬上）報：（趙）報到何事？（馬）日本兵殺奔春縣而來，城內無兵把守。（趙）後面用飯，再去打探。諸位弟兄，你我何不先入春縣，搶些金銀財寶，等那日本兵來到，你我早已走了，豈不妙哉！（衆）全憑大哥！（趙）你我飽餐戰飯，照計而行。正是：搶來財與寶，（衆）酒肉肚皮撐！（同下）

（劉忠引二鄉民，二童，生，旦上。生改唱西皮，散板）賊兵來到命難逃，（旦接唱）且莫心慌想計巧。（生）二位請坐。啊，嬌嬌，適才聽二位之言，賊兵快到。我年老，你守寡，兩兒俱未成人，如何是好？（旦）這個——唉，伯伯，呀！（唱流水板）老年老來小的小，你我插翅也難逃，不若安心打家守，看賊把我怎開銷！（生白）不是呀，那日本兵來到，鷄犬不留，老少殺死，壯丁鎖去，

才遇見了婦女——（旦）怎樣呢？（生）奸淫之後，鋼刀刺死！（旦）依伯伯之計？（生）乘賊兵未到，你我只好攜着兩兒，逃奔他鄉。二位如能一路同行，更有照應。（二鄉民同白）甚願同行。（甲童白）爹爹，我們的家教誰看着呢？（生）這個——（劉忠白）啊，先生！劉忠不才，願代守家院。只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生旦同）有話講在當面。（劉白）想那日本，欺我無人，到處奸淫搶掠，無所不爲。依我之見，婦女老幼理當逃走。我們壯年之人，便當留在家鄉，埋伏起來，乘其不備，殺他個落花流水。若是到處如此，管教那賊兵片甲不歸！縣城之外，現有山林，我把先生的糧米運到那裏，再約四隣青年有力之人，同去殺敵，不知先生以爲如何？（生白）好主意！我們逃走，家產難保，用作軍糧，正得其所。我弟爲國盡忠，我雖老朽，豈不知愛國大義？只是敵人砲火厲害，深怕你的性命難保！（劉）先生！（唱散板）保家愛國人有分，爲國一死也甘心！（鄉民同白）看他這樣深明大義，我等愧死！我等情願留在此處，一同殺那賊兵！我等已是難民，逃到那裏終歸一死，不如與賊拼個你死我活！

（生白）着哇！這才是有血性的男兒！你等後面安排，我們收拾物件。隨我來呀。同下。

（簾內，生唱西皮倒板）老少同逃奔他鄉。（二童引生旦上。生唱元板，（旦）我年邁，兒年小，氣力不壯！（旦唱）念亡夫，棄故鄉，怎不淒涼！（生）都只爲，賊兵寇，野心無量。（旦）我若是，男兒漢，必上沙場！（生）忽聽得，人聲，四下嚷；莫非是，敵軍，已在前方。（白）前面吶喊之聲，莫非賊兵已到，快快藏躲起來！……（衆與趙虎衝上。生二童旦分下。衆追旦上，旦被擒。衆）啓大哥，捉住一美貌婦人。（趙）待我看來。看她大大方方，我正無有妻子，收他作了壓寨夫人吧！

（衆）那婦人醒來！（旦唱倒板）耳邊竊，聽得，有人喚。

（改散板）如同那，夢初醒，舉目查觀。啊！分明是，我國人，面前分站。想必是，無恥人，作了漢奸。（旦）你們這一夥是什麼人？（趙）什麼人？中國人！（旦）既是中國人，爲何打搶婦女，去作強盜？（趙）家業一空，怎好不作強盜？（旦）何人搶去你的財產？（趙）日本人。

（旦）却又來，爲何不去攻日本，反搶起自家人來了？

(趙) 這個婦人倒也厲害！什麼打日本不打日本，我先娶你作老婆！(旦) 呸！一片胡言！我夫到前線殺敵，不幸陣亡！難道你這廝就全無良心？(趙) 你若從我，我便去打日本！(旦) 嘔！(唱二六) 聽他言來心暗想，爲國捨身理應當。國家事大貞節忘，且把敵人殺這場。亡夫恩愛山海樣，我不貪生怕死亡。我若不從空命喪，賊人作歹禍四鄉，權且依他勸勸誘，游擊日本掃強梁！(旦) 我若從你，必須依我三事。(趙) 那三件？(旦) 這第一，從今以後，不得打搶人民。(趙) 二？(旦) 二須以打日本。(趙) 三？(旦) 百日之後，方得成婚。(趙) 俱都依你！兄弟們，回營！(旦) 且慢！春縣城中，現有民團，你我前去聯絡；而後齊到山中埋伏，你道如何？(趙) 山中可有糧草？(旦) 糧草俱有。(趙) 如此，春縣城中去者。(同下)

(生急急攜二童上，白) 哎呀！(唱散板) 急忙有如喪家犬，遍體生津兩腿酸！(頓介。甲童) 爸爸，我婦人何在？(乙童哭介) 娘哦！(生) 一個向我要婦，一個向我要娘，教我哪裏去尋，哪裏去找？這，這……(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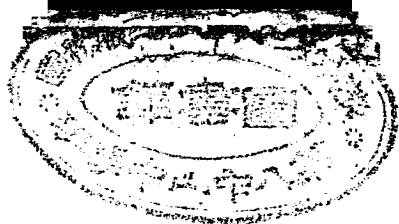
賊呀，兒呀！前有匪，後有兵，你我向哪裏逃走？據我看，逃也是死，不逃也是一死，國家不保，命豈能逃！不如走回家去，隨劉忠入山，我雖年邁，你雖年幼，也可一死相拼，豈不勝似死在路上？（乙童）我的娘呢？（生）她也許先逃回家去，你與我趕上前去呀！（唱散板）生死不顧老命拼，嬌兒隨父赴前村，邁開大步向前奔，（摔搶背，二童搜起。）耳邊又聽喊紛紛！（白）那旁又有人聲吶喊，你我登高一望！（亂柴狗眼三郎率四日本兵扛槍上）俺，狗眼三郎是也，奉令攻打着縣城，不知可有小路抄襲？軍士們，前去捉幾個鄉民，以作嚮導。（衆）得令！（同下。生上）兒呀，眼前就是敵兵，想是攻打着縣。我心中倒有一計，賺那賊兵，到山林小路，劉忠等必來截殺，豈不大快人心！待我由小路迎上賊兵，獻此計！（甲童）爹爹！你若前去，命必不保，撇下孩兒們，無人照管，豈不好苦！（生）兒呀，你來看！（托髯介）爲父年邁蒼蒼，不久於人世，各處逃亡，難免中途而死；到那時，你二人哭也哭我不活，喊也喊我不醒；還不是必須自立謀生？非是爲父的心狠，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兒呀，你今

一十三歲；姪兒，尔今一十有二；大不算大，小也不算小！既生在這荒亂之年，大也算大，小也算大，要有心膂，有志氣！各處戕地，無家的幼童，不知多少，非獨你們兩個。這裏有銀錢一包，交與你們，你們去到南方，有收留你們的更是父母，你們頂切切記住：家破人亡，都因日本；咬定牙關，誓報此仇！（二童）爹爹，伯伯，受兒等一拜。（唱散板）父子分離永難見！（生）轉來！（童唱）叫我司博有可言？（生哭介）唉！這就叫作亡國之慘！上路去吧！（二童下。生叫頭）吾兒，姪男，兒吓，（唱散板）兩個孩兒去流浪，怎不教人痛心腸，含悲忍淚朝前闖，（掃一句。賊兵上。將）呔！老狗可知到春縣的小路？（生抖介）知道又該如何？（將）上前引路，饒爾不死！（生）隨我來！（趙虎劉忠，二鄉民，衆下手衝上。敵將白）中了老狗之計，好不識抬舉！（踢介。生摔搶背，跪抖）好賊子！（敵將殺生。開打。敵將死，日兵敗。劉忠）大先生引賊中計，報與二夫人知道更了。（趙虎）回營再作準備。（衆應。尾聲。同下）

王 家 鎮

(小生，一老一少二丑，同上。小生念)家中無糧米，
(二丑齊念)腰裏少洋錢。(小生白)王老丈喚你我前來，不知爲了何事？來此已是，我等一同叩門。(齊叫)
王老丈，王大叔，開門來！(老生由下場門上，念)門外有人喚，急忙走上前。(開門介，白)原來是三位，請進來。(三人齊白)王老丈，這廂有禮。(老生白)三位少禮，請進。(齊入門介。老生白)慚愧得緊，家中只剩了

這兩隻橈兒。(老丑白)家家如是，誰也不能笑話誰。(扯小丑介)來來來！咱們就坐在地上吧。(坐介。老生白)哪有這個道理？還是老漢坐在地上！(老丑白)不必再讓，地上坐，更穩當。(老生與小生坐介。小生白)啊，王老丈叫我們前來，有何話講？(老生白)啊，三位，自從東洋鬼子作亂，姪兒你(指小生介)不能出外爲商作買賣，困在家中，吃有吃食。姪兒你(指小丑)本是趕驢爲生，四鄉荒亂，也沒生意。(小丑白)哼，連驢也教我宰了吃肉，還趕什麼腳？(老生白)老弟你(指老丑)同我一樣，安分守己，種地收糧。如今東洋兵離此不遠，地種不上，存糧又都吃個一乾二淨。哎呀，三位呀，這樣下去，你我豈不活活的餓死？有朝一日，那鬼子兵打來，如何是好？敝爾約來三位，商議個萬全之策。(小生白)聞聽人言，日本兵橫行霸道，十分可恨，我若有槍，便殺上前去，與他拚個你死我活！(小丑白)我要是有槍，我豈敢去打日本。可是我連朋袋都賣了，怎能買槍呢？(老丑白)你二位別怪我說。你們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你們想想，就是有槍，去打日本，你們的一家大小誰管呢？難道叫他們餓死



在家中不成？依我之見，咱們就乾脆去當土匪得了。搶着呢，大家吃；被人打死呢，認命。你道如何？（老生白）老弟此言差矣。（老丑白）何差？（老生白）我們都是安善良民，豈可去當土匪？（老丑白）狗急跳牆，肚子真餓呀，還顧什麼體面？（老生白）老漢年邁，一生安分守己，一定不肯去當土匪！（老丑白）那麼，你說怎麼辦呢？（老生白）三位呀）唱西皮散板）可恨賊兵太不良，無法無天狠心腸，全家大小三餐斷，倒教老夫無主張。（小生白）如此說來，老丈也無有主意。（老生白）正因無有主意，故爾請你們商議。這幾日，兒過來喚聲爹，女過來喚聲娘，我們如何沒有飯吃？叫我無言答付，心似刀扎一般。你們若也沒有主意，我不如懸梁自盡了吧！（哭介。小丑立起，白）叔父先別哭，我倒想出個法子來。（老丑白）你就知道趕驢，還會想法子！（老生白）且聽他講來。（小丑白）聞聽人言，咱們這裏來了個團團圓——（小生白）哎，想必是宣傳員。（老丑白）團團圓吧，宣傳員吧，他是什麼玩藝？（小丑白）那團團圓，啊，宣傳員，聽人家說，最有主意不過，你我何不找他去商議商議？（老丑白）我不去！（老生白）爲

何不去？（老丑白）不用說，這宣傳員是縣裏派下來的，不是催糧，就是催稅，我連褲子都沒得穿了，還納糧完稅嗎？我不去！（老生白）你我閒着無事，去去何妨？啊，姪兒，那宣傳員他在那裏？（小丑白）現在東村關帝廟裏。（老生白）如此我們一同前往。（老丑白）我不去！（小丑白）不去就拉倒，並不缺你這麼一塊寶貝！（老丑白）你這麼一說，我還是非去不可啦。（老生白）走啊！（唱散板）一同且把東村往，（三人合唱）去向高人要主張。（同下）

（生上，引）東洋發人馬，要滅中華。（坐，詩）小小東洋鬼，強梁有野心；中華男子漢，豈肯降敵人。（白）我乃薛成義是也。河北保定人氏。教書爲業，倒也安樂。不幸，日本發來人馬，攻下保定，我一家大小都被賊兵殺盡，是我獨自逃了出來，到這魯西魯南一帶地方，宣傳日本的霸道橫行。想我中華，人多地大，若能個個齊心，人人出力，那日本兵來到一處，我們就殺到一處，管教他片甲不歸，死無葬身之地。如今我來到這王家鎮，有東西南北四個村莊，南有山，北有水，好個戰場。若有兩三千民

團，背水爲陣，靠山爲營，必將日本殺個落花流水；怎奈此地人民，尙未聯合起來，好不傷心人也！（唱西皮元板）

中華，自古，講仁義。地大，民和，樂安居。誰知，日本，壞心地。發來，人馬，動兵機。殺人，放火，無天理。要退，敵兵，仗心齊。（二丑，小生，老生，同上。

（小丑白）王大叔，眼前就是關帝廟，待我上前看來。（望介。白）我說，團團圓，啣，宣傳員，出來見禮。（生出門介。白）那一位？（小丑白）不是一位，是我們四位。

（老生白）啊，先生，我等俱是本地之人，前來相見。（生白）有話請進來相談。（小丑向老丑白）怎樣？人家團團圓還是挺和氣。（同入門介，生白）四位請坐。請問四位尊姓大名？（老丑白）我們都姓王。（生白）嘸，都姓王。（老丑白）王家鎮，王家的嗎，所以我們都姓王。我叫王老三，這個老頭叫王老好，比我大三歲，屢牛的。這位叫王小官，在外作買賣。（小丑白）還有我呢？（老丑白）咳，落不下你。是王小兒，趕驢那個王小。（小丑白）請問先生尊姓大名？（生白）我乃薛成義，保定縣人。諸位到此何事？（老生白）請問先生，這宣傳員是什麼講頭

兒呀？（生白）老丈有所不知，只因我國有一家鄰居，叫作日本？（老丑白）就是東洋鬼子呀。（老生白）你且聽着，不要打吵！先生請講。（生白）那日本國小，出產不多。看我中華——（老丑白）中華民國我知道。（生白）看我中華地大物博，五六十年來，天天想吞併中國，把山中的寶貝，地上的雜糧，水裏的魚鹽，地下的煤鐵，都拿了去。叫我們給日本人種地打魚，日本為主，我們爲奴。這次就發來幾十萬人馬，見城燒城，見鎮燒鎮，無非是要殺盡我們男女，他好將東西一齊搶去。這樣的強盜，我們若不打他出去，那還了得。故爾我來到此處，對兄弟姊妹們講明此事。宣傳員就是來對大家說說的的人兒。說了之後，大家明白，齊心努力設上前去，才能保住你我的房屋田地，牛馬牲口，和一家大小。（小丑白）一點不假，這些日子鬧東洋鬼子，我把驢都宰了吃了肉。（生白）幸而那日本還未來到。若日本先來到，你那驢子就被他們吃了！（小丑白）先生看，那日本來到這王家演不來呢？（生白）怎麼不來？就是不來到此處，而在別處作亂，你也不能出去作買賣。（小丑白）我也不能出去趕驢。（老丑白）你的驢



不是宰了吃了肉嗎？怎還能趕呢？（小丑白）是呀，因為不能趕驢，才把牠殺了呀。你這個老胡塗鬼！（老生白）休要吵鬧！啊，先生，我們眼看都要餓死，日本來與不來都是一死，如何是好？（生白）老丈呀。（唱快二六）老丈不必心胆驚，我把言來講分明，東洋日本無情理，殺我人民燒我城。中華自有男兒漢，怎肯拋家去逃生，刀槍劍戟威風凜，軍隊之外有民兵，山中埋伏林中等，四面八方喊殺聲，來一陣，打一陣，半夜三更去偷營，這是保家好方法，打退賊人享太平。男兒若肯齊心力，管教他片甲不歸活不成。（小生白）先生所言甚是，怎奈我們一無糧草，二無刀槍，難道叫我們赤手，空拳，去打不成？（老丑白）着哇，連我老頭子也願去打日本，我可是手無寸鐵，豈不是武大郎捉奸，有心無力嗎？（生白）你們這裏可有大戶人家？（老生白）大戶人家却有，怎奈他們有吃有喝，藏在家中，不管我們的事呀。（老丑白）他們都藏了起來，唯恐怕教我們看見，跟他們借糧。（生白）諸位請問，我自
有主意。我苦勸那大戶人家出錢出糧，你們可願去打仗？

（小生白）我等情願去打日本。（老丑白）手裏有槍，家中

有糧，我就敢去拼命。只有一樣，就怕那些大戶都是磁公鷄，一毛不拔！（小丑白）你老說喪氣話。（老生白）先生，我們告辭了。（唱散板）這位先生有奇能。（衆合唱）盼他此去定成功！（同下。生白）正是呀，鄉間百姓好，中國不能亡。（下）

（王大戶上，唱西皮散板）地方不靜四鄉亂，日夜留
心把門關。（坐，白）我王萬發。家中廣有田園，倒也逍
遙自在。不幸，日本作亂，地方不安，是我們緊閉家門，
既怕土匪，又怕賊兵，日夜放心不下。適才派王牛兒出去
探聽消息，但聽一報。（僕上，念）四外探消息，報與
主人知。（入門介，拱介，白）參見主人。（王大戶白）
回來了？外面風聲如何？（僕白）四鄉人心不安，都說東
洋兵就要打上前來。還說各處有匪，有幾個大戶人家已把
婦女送到他鄉。（王大戶白）這真是禍不單行了。（生內
白）走啊。（上，唱西皮流水板）日出東來又轉西，四面
八方動兵機，到處宣傳無休息，但願得同胞把心齊。（白）
我，薛成義，遇見王老丈之後，去到二三大戶人家，勸他
們出錢，練起民團。怎奈他們聽我之言，全不相信。是



我心生一計，扮作逃難之人，感動他們。看這裏，黑漆門樓，八字粉牆，想是大戶人家，待我上前叩門。門上哪位在？（僕白）幹什麼的？（生白）請通報一聲，說有遠鄉的紳士求見。（僕白）有遠鄉的紳士求見。（大戶白）請進來。（僕開門介，白）有請。（生入門，揖介，白）冒入寶莊，大戶海涵！（大戶白）請坐。（坐介）請問尊姓大名，自何處而來？（生白）一言難盡哪。（唱流水板）鄙人姓薛名成義，來自河北保定城，家中良田數十頃，驛馬成羣享太平。都只爲日本發人馬，一家大小喪殘生，如今來到山東省，沿門乞討好慘情。（大戶白）噯，如此說來，你萬貫家財，一家大小，都被日本搶空殺盡？（生白）正是。如今我只落得沿門乞討啊，啊！（哭介）（大戶白）薛先生，你在中途路上，可曾看見那日本兵？一家難保，我王大戶豈不要同你一樣？（生白）那是自然。（大戶白）哎呀，那日本真乃可怕！（生白）大戶此言差矣。那日本並不可怕，而是可恨。（大戶白）此話怎講？（生白）大戶聽了。那日本民少國貧，只是看你我老實，故爾前來霸道橫行。我們若是怕他，他便洋洋得意，任意胡爲，砲打了

村莊，拉走了婦女，真是鷄犬不留。我若不怕，作個英雄好漢，殺上前去，那日本有多少人馬，怎當我百萬千萬男兒，與他相拼？我在半路之中，路過一鎮，名叫馬頭鎮。那裏的人兒，有錢的出錢買槍造寨，沒錢的出力當兵，把鎮裏鎮外守得銅牆鐵壁一般，那日本來一陣，敗一陣。後來，就繞道而去，到別處強奸婦女，搶劫東西。那馬頭鎮如今還是太太平平。大戶啊，那日本是天生來的禽獸，軟的便欺，硬的便怕，故爾說，他可恨，而不可怕！（大戶白）嘔，原來如此。（生白）啊，大戶，若有零錢，給我一些，我還要趕路。（大戶白）且慢！且坐片刻，待我預備酒飯，吃過再去。請問，這王家鎮若有人出錢，叫大家出力當兵，可能保住？（生白）我來到此鎮上，看那作商的，種地的，作工的壯漢，俱都無事可作。他們家中老少，無有飯食。若是大戶們肯出錢買些刀槍，教壯漢當兵，再出些糧食，分給各家，他們如何不肯出力？他們既肯出力，此鎮必然穩如泰山，就是不幸那日本用大砲轟來，我們還能一邊打一邊退，省得賊兵將我們斬盡殺絕。況且此處有山，大家退入山中，日本不敢進去。日本過去，我們還能

回家，豈不是甚好？（大戶白）如此說來，先生便可留在此處，給我們出些主意，待我到大戶人家，勸他們出錢，而後教壯漢練起民團就是。你我後堂飲酒。（生白）來此就要討擾。（同下）

（二丑扛槍上，老丑念）家中有糧食，（小丑念）吃飽打敵人。（白）這可好了，王大戶們發給了糧食，大家都不再挨餓，你我也有了槍，那日本要來到，我就拍拍一陣槍，全把他們打死。（老丑白）可是，我吃飽了發暈。（小生上，偷聽介）你在這裏守着，我去睡一覺再來。（小丑白）要教隊長知道，如何是好？（老丑白）什麼隊長？他比我歲數小，我還是他的三叔。他就是知道了，又能把我怎樣呢？（小生白）我就責罰於你！（老丑白）見鬼！

（小生白）啊，三叔，在平日你我叔姪相稱，今日我是隊長，你是兵丁。你若不聽命令，我便不客氣了！想我這四村一二千戶人家的性命，全仗你我保護，並非鬧着玩的事，豈可去貪懶睡覺。（老丑白）我是說着玩呢，哪能真去睡覺。可是有一樣，在這裏守着，日本兵也不來，實在難過得很。（小生白）日本來時必收買漢奸，你要時時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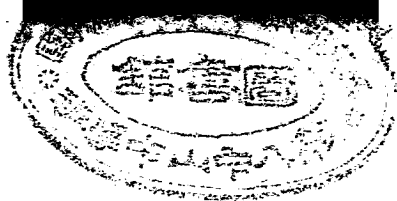
若有生人來往，上前盤查，拿到大營去見那宣傳員。（老丑白）是啦，我一見面生的人，和不三不四的人，就上前盤問；這就有事可作了。（小生白）你們好好把守！（二丑白）得令。（小生白）正是，令出山搖動，軍法鬼神驚。

（下）（老生上，唱散板）帳中領了元帥命，去到山中走一程。（老丑白）呀！什麼人？如若不言，我就開槍了！

（老生白）連我王老好都不認識了？（老丑白）怎麼不認識？上邊有令，盤查漢奸，不能不問問。（小丑白）大叔往哪道而去？（老生白）是我奉了宣傳員之命，到山中查看。好先把我們的家小安置在山中，帶去糧米物件，以免日本來到，措手不及。（小丑白）真想得週到。我們在村外守着，家中老幼在山中相等，這就叫作智賽諸葛亮。

（老生白）你等好好把守，我看山中去了。（唱散板）去到山中找地方，一家大小保安康。（下）（二村婦扮武旦上。小丑白）我說，你看見沒有？（老丑白）看見什麼？

（小丑白）出了怪物了！女人扛槍，想必是漢奸。待我上前問來。呀，什麼人？不說話，可要開槍了。（二婦人白）王小兒，連我們也不認識了？（小丑白）原來是西村的二



位大嫂。爲何這等模樣？（甲婦白）二位有所不知，我倆家中沒有小孩，也願隨你們去扛槍打仗。（小丑白）真有你們的！女人當兵有心胸，有志氣！（老丑白）只怕一聽見槍響，就全嚇胡塗了。（二婦白）聽人言道，那日本人到處殺害婦女？你們男人敢去打仗，我等婦人豈不知爲姊妹們報仇？（小丑白）着哇！男女都是一樣！有力氣就該扛槍。不用理這老頭子，一聽槍響，他頭一個先跑。（老丑白）我要是不拚死命，我就不姓王！（小丑白）聽！遠處人馬吶喊，莫非賊兵已到？二位大嫂快去報與村中知道。

（二婦人白）就是。（下）（小丑白）這可到了真打的時候啦，你要是害怕，趕快回去換了年青的來。（老丑白）胡說八道！老將黃忠有言，人老刀不老。王小兒，殺呀！

（四日本兵引將士上，二丑迎戰。小丑白）來的敢是東洋鬼子？（日將白）一片胡言，殺！（開打，二丑敗下，衆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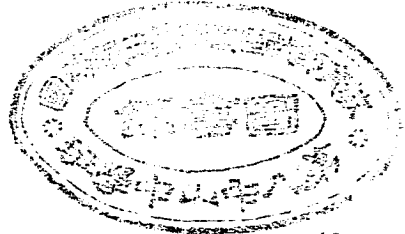
（薛成義領小生武旦等上，二丑上。生白）勝負如何？

（小丑白）賊兵厲害，敗下陣來。（生白）你等快到山前埋伏，待我迎上前去。（二丑白）得令！（下）（生白）

衆兄弟姊妹，今日交戰，非同小可，必須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殺敵去者！（日兵將上，混戰，日兵將敗下）（生白）追！（下）（日兵再上。二丑領打手由下場門上。小丑白）好鬼子，那兒走！（混戰。生領衆上，斬日兵將）

（王大戶上，白）好一場惡戰，我們可有傷亡？（小丑白）王老三這老傢伙，如何不見了？（生白）四廂找來。（衆左右分找，小丑提人頭，白）啊，薛先生，王老三已死，手裏拿着個日本人頭。這老頭子真可算好漢。（生白）真乃可敬！二位嫂嫂，去將他的尸首抬回。（二婦白）得令！

（下）（王大戶白）看這日本人頭，也和我們一樣，並非鋼鐵作的。正應了先生之言，那日本可恨，而不可怕。待我預備酒飯，與衆位賀功。（生白）且慢！那日本還有兵馬在後，王大戶你且與王老丈趕快將婦女孩童送進山中。衆家兄弟，你等飽餐戰飯，準備夜裏迎敵。各路防備，多加謹慎。（衆白）喏！（生白）正是：齊心殺賊寇，保我錦江山。（尾聲）



王 家 鎮

69

注意：

劇中以薛成義爲主角、扮此角者須長於說白，並會武功，因後半有開打也。

老少二丑，均須好手，白口必須清楚，此二人因不甚明白，故扮作丑，演時不宜露出狡猾的樣子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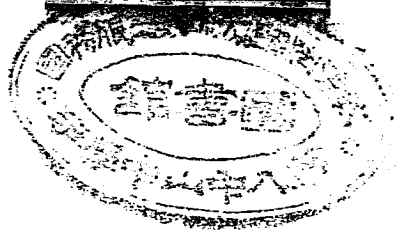
王老丈與王大戶以硬裏子扮演，亦須長於說白。

小生在前半穿富貴衣，以示窮困；後半則改爲武裝，以便開打。

日本兵將卽扮成日本人樣子，不必穿戲裝畫花臉。其餘角色可按舊戲規矩裝扮起來。

薛 二 娘

(丑上念)東洋日本兵來到，東村裏抓人西村要鈔票，見着男人就開刀，見着女人就硬泡，伺候不週命玩完，伺候好了還來鬧，還來鬧。(坐白)我，劉瑞球的便是。哥哥劉忠義，在外教書掙錢。給我寄得錢來，我就吃吃喝喝，樂池幾天。把錢花光，我就設賭賣白麵，也能弄個肚兒圓。這幾天不知是怎股子勁兒，日本兵拉着大砲，到處咕隆咕隆的亂放。城裏關外，大小村莊，全都遭殃，逃的



迷，死的死，亂七八糟。噫，可也別說；人要是走運氣，城牆也擋不住。日本鬼子到，跟咱劉墜球倒直套交情，教我給他們散傳單，找娘們，打聽消息，很夠面子。這兩天婦女已不好找，日本催的又急，心生一計，打算把我嫂嫂王氏交了出去，省得她成天叨嘮，說我不要強。再說，她走了，家中也可以省兩盤飯，豈不甚好。我不免將老婆薛氏喚了出來商量一番。我說，二娘走出來。（旦上念）忽聽丈夫喚，急忙走上前。（白）何事？（丑白）有點事跟你商量商量。嫂嫂在家，一天吃着喝着，還不住的叨嘮。這兩天日本催的急，我簡直沒有地方再找女人去，打算把嫂嫂送給他們，你道如何？（旦白）想兄長在外，拵錢供給於你，嫂嫂在家，儉省度日，偶爾責道你幾句，伊是金玉良言。你爲何喪盡良心，要把嫂嫂送給仇人？（丑白）唉，得了，得了！我這兒好心好意的跟你商量，你倒不識好歹，胡說八道。你等着，你要是吃裏爬外，跟我警扭，我就先揍你一頓！（捲袖介。旦白）二郎呀！（唱西皮散板）你那裏，休得要，撒擻動武。細想想，作漢奸，廉恥全無！賣兄嫂，良心喪，天理難恕。我勸你，要自強，去把敵

誅！（丑白）得了吧，人家日本放槍，沒放在咱身上。放火也沒燒了咱的房。你倒教我去打他們，豈不是不知好歹？當漢奸，不當漢奸誰給錢花呀？婦道人家，懂得什麼？你給我下站！還告訴你，你若把此事告訴給嫂嫂，留神我剝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旦白）我好命苦也！（唱散板）我好比，美花枝，插在糞上。無奈何，含悲淚，妙計思量。（下）（生內白）走哇！（上，唱散板）奉密令，轉回鄉，前來打探。黃昏時，來到了，故土家園。（白）來此已是，待我叩門。（叩門介。丑白）門外何人？（生白）我是你哥哥，回來了，不要高聲，快快開門！（丑自白）可不，真是哥哥的語聲，剛說賣嫂子，哥哥就回來了，有點鬧鬼！（生白）快來開門！（丑白）這不是來嗎？（開門介，白）哥哥來了，這廂有禮。（生白）兄弟免禮，（同入門介）（生拂塵介。同坐）啊！兄弟，一路上，看見村裏莊外，房倒屋塌，行人稀少，想是日本人到處橫行，無所不爲。兄弟，你多多受驚了？（丑白）我麼，倒還好。（生望介。丑白）哥哥望看什麼？（生白）爲何不見你嫂嫂與弟婦（丑白）她們哪，都在白菜窩裏藏着呢。哥哥

在外，我不能不加點小心。（生白）虧你想得週到！（丑白）什麼話呢，老嫂比母，我怎能不盡心呢？我說哥哥，兵荒馬亂的，你不在外教書，回來作甚？莫非來接嫂嫂？

（生白）不是的。我對你言，你可不要對外人言講！（丑白）哥哥自管放心，我的嘴比蛤蜊還嚴緊！（生白）如此你且聽了。（唱元板）日本，居心，太不仁！奪取，江山，詭計深。燒城，毀市，真殘忍。奸淫，婦女，殺良民。此仇，不報，男兒恨。此恨，不報，枉作人。因此上，投營，把責盡。前來，打探，虎口尋！（丑白）恭喜哥哥，賀喜嫂嫂！（生白）喜從何來？（丑白）哥哥這不是作了軍官啦嗎？哥哥要是當營長，弟弟至不濟還不來個馬弁？

（生白）爲兄並非是營長，乃是一名密探。（丑白）密探一天到晚老吃蜜，不太甜嗎？（生白）非蜂蜜之蜜，乃機密之密。（丑白）不管是哪個蜜肥，反正哥哥掙錢不少，（生白）爲國出力，哪論掙錢多少！我吃一份餉，但求肚中不餓，便去當差。（丑白）這樣，咱這一家人都吃什麼呢？（生白）在這國破家亡之秋，兄弟你也該投軍効力，不當坐吃山空。（丑白）可是我什麼也不會，教我幹什麼去

呢？我是武大郎捉奸，（生白）此話怎講？（丑白）有心無力！（生白）爲兄的本是文弱書生，事到臨頭，也還能捨命救國；兄弟你年輕力壯，豈可自暴自棄？古人有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兄弟要再思再想！（丑白）是啦，等我細細想想，哥哥，我先問你，你都作些什麼？告訴明白了我，我若是能辦，我也就去當密探，好不好？（生白）言之有理，你且聽了！（唱快板）尊聲兄弟聽我言，大營之中勇當先。賊兵來到去打探，多少兵丁幾將官。小心謹慎巧裝扮，混進城中仔細觀。敵人糧草偷偷看，可有大砲在營前。心細胆大不怕險，敢入虎穴與龍潭，見着人民暗相勸，設法殺敵擒漢奸。拚命上前男兒漢，管教賊兵片甲不還。（丑白）嘔！（唱散板）聽他言來理不端，捨命當差不挣钱，回頭便把兄長喚，我還留着腦袋抽大烟！（白）我說哥哥，這個事先擱一擱，你身上有錢沒有？給我點兒！（生白）銀錢倒有，只是爲聯絡鄉間三老四少之用，怎好動用公款？（丑白）哪怕是三塊兩塊呢，先給我點，我好幾天也沒有吃着頓飽飯了！（生白）倒也可憐！（生取錢介。丑看，吐舌介。丑白）那一包都是錢？（生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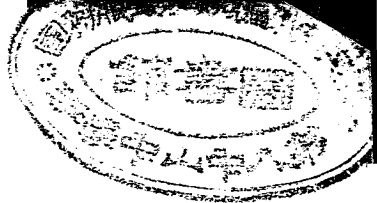
那是公款，難以動用；這裏有零錢一些，你且拿去。（丑白）是嘿！就這麼一點！我說哥哥你去看嫂嫂，我出去弄點吃食來。嫂嫂在白菜窩裏，胆小不敢出來。（生白）我去喚她。你要速去速歸，路上切莫對人說我回來了！（丑白）我曉得！（生下）（丑白）啊哈！這小子厲害呀！帶着那麼多錢，只給了我五毛，有你的！什麼哥哥不哥哥的，你既不仁，我就不義，看看咱們到底誰行！正是：心毒意狠英雄漢，不害哥哥怎發財！（下）

（四英雄着頭引惡霸高四虎上，高念）亂世出英雄，好似混江龍。（白）俺，高四虎。綽號人稱北霸王。自從日本到此，封我爲本埠知縣，倒也威風不小。來，候候了！（丑上唱散板）急忙來到莊頭上，見了霸王說端詳。（白）門上哪位在？（僕白）何人？（丑白）劉瑛球求見霸王，煩勞通稟一聲。（僕白）候着。啓稟霸王得知，劉瑛球求見。（高白）喚他進來。（僕白）霸王傳喚於你。（丑白）參見高霸王。劉瑛球來了。（高白）坐下。（丑白）謝坐。（高白）天色已晚，到此何事？（丑左右看介。高白）左右俱是心腹之人。但請無妨。（丑白）這兩天上邊催

送女人甚緊，我簡直無處去找。急中生智，我要把嫂嫂送了上去。正這麼盤算呢，我哥哥回來了。（高白）現在哪裏？（丑白）現在家中。（高白）我作了知縣，手下缺着一名會寫字的。喚你哥哥前來，聽我吩咐。（丑白）且慢！我哥哥已當了大營密探，前來探聽軍情。嗚，身上帶着一大堆錢！我想霸王若肯，我們半夜之中，拿住我兄嫂，先把他身上的錢拿過來，霸王與我平分；而後再把他倆送交日本大營，豈不又得一份兒賞？霸王以爲如何？（高白）噫，計是好計，但要小心！（丑白）那是自然，霸王若肯賞頓酒飯，我們飯後動身，將他們團團圍住，萬無一失。（高白）且到後堂擺酒。（衆下）

（生旦同上，旦唱散板）到處刀兵人心亂。（生）夫婦安居難上難。（同坐，生白）我回到家來，爲何不見弟婦？（旦白）適纔在此，不知現在何處。（生白）想必來也。（旦弟婦上，唱散板）我夫無才良心喪，見了兄長細商量。（白）啊，兄長回來了，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

（生白）爲國勤勞，何言辛苦！（旦嫂白）弟婦到那裏去了？（旦弟婦白）哎，嫂嫂呀！（唱二六）都只爲我夫太



不良，要將嫂嫂送爲娼。忠言逆耳空言講，不聽我勸逞強梁。兄長歸來話直爽，圖財害命狠心腸。我勸兄長妙計想，及早逃出禍一場。(生白)果有此事？(旦弟婦白)適纔兄長回來，與他講論，我在門外竊聽個明白。隨後，他出門而去，是我遠遠相隨於他。(生白)他現在哪裏？(旦弟婦白)現在惡霸高四虎家中。想那高四虎，平日欺壓良民，無惡不作。日本兵來到此處，他便狐假虎威，任意橫行。我夫前去尋他，必有奸計。(生白)哎呀！(唱散板)誰知道小奴才心毒意狠。(旦嫂唱)欺兄長賣嫂嫂不義不仁。(生唱)多虧了賢弟婦情高智穩。(旦弟婦唱)兄與嫂快逃命大禍來臨。(生叫頭)弟婦！(白)我單人行走，已非容易。黑夜之間，與你嫂嫂同行，豈不是難上加難？這這這便如何是好？(旦弟婦叫頭)兄長！(白)我倒有一計在此：教嫂嫂改扮男裝，趁這黃昏之後，與兄長逃奔趙先生那裏，暫且存身。(生白)他是何人？(旦弟婦白)那趙先生乃是大仁大義之人，在鄆中訓練民團，正想待機而動。(生白)那日本爲何不去加害於他？(旦弟婦白)只因那裏離大道甚遠，日本不敢前去。哎，說起來真

好愁人也！（唱快板）此處敵人也不多，漢奸無恥與賊和，散佈謠言民氣落，憑空失去好山河。若是齊心把事作，到處截殺動干戈，管教賊兵無法過，棄甲丟盔見閻羅，（生白）如此言來，爲何不將計就計，立些功勞？（旦弟婦白）兄長有何妙計？（生白）我既已決心捨身報國。豈肯怕死貪生。我想去到趙先生那裏，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好言相勸於他，他若需錢，現有公款給與他用。他若缺少軍火，我司大營搬運。今晚且約他同來，趁高四虎來捉我之時，我同趙先生便去燒那高家莊。而後同入大營，共商妙計，與日本兵決一死戰！只是——（旦弟婦白）什麼？

（生白）哎，我若前去，生死不保。弟婦與你嫂嫂若落在賊手，豈不要慘被奸殺？（旦嫂叫頭）夫哇！（唱散板）夫丈爲國不惜命，女流那肯求太平？殺敵無力心思勇，賊若來時一命輕！（旦弟婦叫頭）嫂嫂此言差矣。嫂嫂與兄長理應同去趙先生那裏，再作逃命之計；在此喪掉生命，並無益於事。（生白）弟婦，你呢？（旦弟婦叫頭）兄長呀！（唱）我在此誘賊人不能同去，好教他中了計盡死無餘！（生白）好哇！（唱散板）你二人女流誰有此心腸，

爲國家捨性命國必不亡！（叫頭）弟婦！（白）我肯殺敵，你肯捨命，只是我弟弟呢？若是兄弟相遇，忠奸不同，我怎肯殺害於他？若放他逃命，又是因私廢公，如何是好？（旦嫂白）你必須刀下留情，看在弟婦面上，饒他一死！（旦弟婦白）啊兄長，豈不知大義滅親，有國就要無私？嫂嫂且改換男裝，快快逃走。（生白）看衣更換。（換衣介。旦嫂叫頭）弟婦！（白）你我數年相處，甚是親愛，有如姊妹一般，這番分散，不知何時才能相見！（哭介。旦弟婦白）嫂嫂不必傷心，你我後會有期。（生白）弟婦受爲兄一禮！（旦弟婦白）豈不折死於我？（生白）非是拜你。（旦弟婦白）拜的是那一個？（生白）我乃是爲國家敬拜烈婦！（拜介。旦嫂白）走啊。（唱散板）辭別弟婦上路徑。（生唱）離家且向虎口行！（生旦嫂同下）（旦弟婦唱）一見兄嫂上路徑，怎不叫人痛傷情。孤單單且把心氣定，賊人來到定難生！（下）

（劉高同上，高唱散板）酒足飯飽殺氣生。（劉唱）去拿兄長把心橫。（高白）已是三更時分，諒那賊已睡，前去擒他。有請衆英雄。（丑白）有請衆英雄！（衆上）

參見霸王。(高白)免禮，你等各帶刀棒，前去拿劉忠義。劉璃球，帶路。(丑白)隨我來。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來此已是。(高白)四下搜來。(衆劈門搜介，捉薛氏)(衆白)捉住一婦人。(高劉同入門，高白)這是何人？(丑白)我的老婆。(高白)爲何不見劉忠義？(丑白)想是我老婆的詭計，教他逃走。(高白)來，與我拷打這賊婦，問那劉忠義往哪道而去，好去追趕。(衆打介，婦昏倒介。丑白)別打啦！打死她可就更沒地方去問了！二娘醒來！(旦白)哎呀！(唱倒板)一霎時昏迷不醒！(丑白)你別給我裝死玩，說好的吧！(旦唱滾板)可恨那賣國賊一意橫行！我這裏忍疼痛牙關咬定，身可碎命可殺不吐真情！(高白)那婦人，我來問你，劉忠義夫婦往那裏去了？(旦白)賊呀！(唱散板)你也是中國人應知仁義，你爲何降日本狼狽相依？枉作了男兒漢全無志氣，只是個亡國奴向賊屈膝！(高白)我這裏好言相問，她倒罵起來了，再與我打！(丑白)且慢！待我問她。我說家裏的，你別犯牛脖子！你看，我們若捉住兄長，把大堆鈔票拿過來，再得一份兒賞；有了錢，你我吃喝玩樂，豈不快哉！(旦白)

呀呀呸！我把你這不義之人哪——（唱散板）賣兄賣嫂無義氣，誰還與你作夫妻！我拼一死全大義，莫再胡言緊相欺！（丑白）這個娘們真叫胡塗！我有夫妻之情，她無夫妻之義，我也沒了辦法！（高白）你等且分四路去趕！

（衆白）得令！（分下再上白）蹤影全無。（高白）這便如何是好？（蒼頭急上白）啓稟霸王，大事不好了！（高白）何事驚慌？（僕白）來了一羣大漢，打進我莊，焚燒莊院！（高白）你待怎講？（僕白）焚燒莊院！（高白）哇呀呀！想是中了劉璃球調虎離山之計，好不識抬舉！看刀！

（殺丑，丑下）（旦白）這就是作漢奸的下場頭呀！（高白）衆位英雄，你我去到日本兵營請救！（衆）這一婦人？

（高白）取火焚房，將她燒死在內！（火彩旦跪步下。衆下）

（劉忠義高四虎領衆分上，高白）來者可是劉忠義？

（生白）正是。（叫頭）高國虎！國家無虧於你，你爲何甘心賣國求榮？（高白）一片胡言，殺！（開打，高敗下）

（生白）高四虎想是假敗，前面必有敵兵。你我四面埋伏，殺他個措手不及！（高領敵兵上，混戰，高死，敵兵死。

生白) 此一陣已教敵人喪膽，急到大營領兵，掃清賊寇！
衆壯丁！(衆白) 有！(生白) 回營去者！(尾聲，同
下)

兄 妹 從 軍

詩 曰 王家少婦不知愁 夫婿出征雪國羞
更有銀娥奇女子 雄心壯胆美名留

話說山東濟南市，本是省會之區，繁華地帶。水秀山明，人烟稠密，真乃北方要鎮，商業中心。說不盡十里弦歌，萬家燈火，好不熱鬧風光。這且不言，單表東關碧雲街，住有一戶人家。坐西朝東，黑漆大門，門框上硃牌黑字，刻着三槐堂王。院裏整整齊齊的三合房，有些魚鳥花

木。屋裏俱都几淨窗明，顯出小康之家的氣派。王老夫婦俱已年過六十，慈眉善目。王老者年壯之時，本在外省營商，殷勤老實，獨力成家，手中落下三五萬錢財，回家養老。老伴劉氏，心地慈祥，篤信菩薩，齋僧佈道，吃素燒香。老夫婦生有一兒一女，兒名金樹，女喚銀娥，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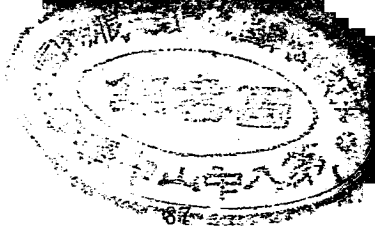
金樹銀娥兄妹好，國恩家慶子孫賢！

金樹比妹妹大了三歲，生得齒白脣紅，方面大耳，確是福相。他性喜讀書，不願營商作賈。老夫婦愛子心切，也就不便勉強，教他在中學畢業。在學之時，他功甚勤，也好踢毬練隊，真是文武雙全。妹子銀娥，看哥哥讀書明禮，也願去入學。金樹自然樂意，就央求父母，准妹妹也去讀書。銀娥長得胖胖實實，很有人緣，入學讀書，更是聰明；要用彩紙剪個花朵，或用色筆畫個蟲鳥，不亞似真的一般。金樹在中學畢業之後，本想到上海或北平去考大學，怎奈雙親堅持不可，他不肯看老父老母傷心落淚，再也不提離家入學之事。心中暗想，等老人百年之後，再入大學也還不遲；且先在家勤苦自修，以免荒疏了功課。這時候，親戚朋友見王家家道小康，金樹又長得體面，就都

爭着來給他提親。老夫婦正盼抱個孫兒，自是極爲願意。一來二去，便認定北關黃路家二小姐，名喚秀蘭的。這路秀蘭在家讀過詩書，杏眼蛾眉，白潤的一張圓臉兒，真是一朵花似的姑娘。並且她脾性最好，對人溫和有禮，向不鬧脾氣，耍小性。婚事已定，兩家都忙着預備；成婚之日，兩家都高搭彩棚，喜氣盈門，鑼鼓喧天，好不熱鬧。新婦下地，與金樹立在一處，真乃珠聯璧合，女貌郎才，把個王老夫人笑得淚也落下來了。過了些日，小夫婦摸着了彼此性情，倍加恩愛。金樹依舊讀書不輟，秀蘭操持家務之外，作些活計，燈下更陪伴着小姑銀娥習詩溫功課。秀蘭詩文甚好，幫助小姑作作文章；銀娥會作手工，幫給嫂嫂織打編物，一家甚是和美快活。

這且不提。單說中華民國有個仇敵，就是那東洋小日本。這日本，國小地貧，人們都詭巧精細。當初，他們事事學摹中國；現在，又處處仿效西洋。這樣的猴子文明，事事處處空有皮毛，骨子裏却不成氣候。果然，他們仗着些聰明，工商發達起來，又練起強大海陸空軍，自以爲可稱強爲霸，目空一切。那些軍人更是蠻強霸道，以爲他們

的軍隊所向無敵，可以橫行全世。他們本是島國的人民，氣度自然窄小，看我中國地大物博，就起了併吞的惡意；若是能征服了中國，他們便有了棉織和各樣東西；我國的東西，他們拿去製造，然後再把製好的東西賣給我們，賺去金錢。這樣，他們便有錢，我們便窮困，他們是主，我們是奴，我們就永無翻身之日了。爲要作到這一步，日本在五六十年來，處處與我爲仇作對，而且教給人民一套假話，說什麼中國人連猪狗也不如，白佔着那麼大那麼好的地方；說什麼中國人必須教日本管着，纔會老老實實，要不然就終日不消停，亂七八糟。大凡有心吞滅鄰國的，就必定先教國民看不起鄰國的人，以鄰國的人爲禽獸，纔能養起狂大驕傲之心，好去欺侮鄰國。日本用的也是這條惡計。日本既這樣的輕看中國人，當然有機會便來找咱們的毛病，無惡不作的來欺負咱們。到了最近，日本軍人覺得狼心狗肺耍壞手段，還嫌不痛快，不如明火打劫，硬來搶奪，倒更快當乾脆。所以六年前日本就硬佔了東三省，緊跟着又拿去熱河。到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又在蘆溝橋借演操爲名，想一鼓而下，攻取華北，正是：



兄 妹 從 軍

心毒意狠無人道，剝肉強食重野蠻！

盧溝橋變亂一起，我們全國同胞都知道日本軍人狼子野心，得寸進尺，非協力同心追殺上前不可，若再服軟退讓，必至國破家亡，萬世爲奴。這纔展開了各路血戰，上下一心，齊去抵抗。我同胞英勇的作戰，有進無退，氣震山河，真乃可歌可泣，教世上之人都伸大指誇讚。這些故事，說也說不完，說書的只好單表金樹銀娥這一段美事，別的暫且不提。

話表金樹平日關心國事，每想上陣殺敵，爲男兒吐氣。一聽到北邊日本鬼子造反，念報便緊皺眉頭。王老者見愛子鬱鬱不樂，以爲是和媳婦吵了嘴，就婉言相勸。金樹把河北之事說了一番，老人方纔明白，囑咐金樹不必着急，戰事不久就會完結。老人還當做這又是內戰，三兩個月就會平定，故發此言。金樹微露一點心意，要去爲國盡忠。老人却着了急，申斥了兒子一番。老人道：「國家大事，不是我們所能管。你若前去投軍，媳婦雖過門快及一年，還未懷孕，你不幸死在外邊，豈不斷了王氏香煙？真乃不孝！況且你嬌生慣養，沒受過苦處，斷難受營盤的

管束和辛苦。有福不享，願去受罪，豈非自尋苦惱？真乃不智。」金樹聽罷，不肯辯駁，只說對父商量，原無必去之心。老人這纔轉怒爲喜，不再生氣。此事被王老太太知道，趕緊到佛堂燒香禱告，一願天下太平；二願兒女孝順；三願媳婦早生娃娃。她連連磕頭，許下誓願，若是菩薩有靈，能遂三願，她將到泰山進香，初一十五教全家食素！金樹看見老母燒香許願，心中暗笑，又是難過，一言未發，依然悶悶不快。

這一晚，金樹秀蘭與妹妹銀娥在一處商議。金樹道：「我國人民久受日本欺負，而今又無故進兵，奪我華北，我們青年豈可坐視。日本地薄人少，不堪久戰，今日動兵前來，必是威嚇欺詐，我若迎戰，他必失敗；我若懼怕求和，他將唾手而得華北。我們必須人人奮勇，個個當先，保衛江山，打退日本，方是正理。適纔父親責我不孝，我不敢多言，但爲國盡忠，卽難盡孝，與你二人商議個萬全之策。」銀娥聞言，看看嫂子，心實不忍，便答道：「哥哥一片熱心，無奈嫂嫂年輕，也恐難於割捨？」秀蘭聽了，微笑說道：「妹妹哪裏知道，愛國之心男女同樣，你

兄若去從軍，我情願在家服侍二老，決無怨言！」這話激動了銀娥，立起身來言道：「嫂子如此賢明，爲妹的也不甘落後，嫂子在家伺候雙親，我願與哥哥一同前去，即使我不能效那木蘭從軍，也當去作看護，服侍傷兵，或作些別的事情，勝以在家虛耗光陰！」金樹聽了妻妹之言，心中着實歡喜，暗自思想：今日中國已非昔年腐敗的樣子，看這倆女子倒也這般深明大義。全國之中，這樣的女子必還有很多，男女一齊捨身報國，哪怕那小小的日本強盜？幸而我有投軍之意，設若貪生怕死，在家安樂，豈不被女流恥笑，辜負了堂堂七尺之軀？想到這裏，不由的頭上出了些熱汗，便說道：「只是我們怎樣對父母言講？」銀娥低聲道：「我們無法教雙親心同意轉，只好偷偷逃走。好在家中有嫂嫂操持家務，料無失閃。我倆爲國卽難顧家，國亡家也難保，倒是偷跑的爲是。」金樹再三思索，心中甚是爲難。父母年高，若知道了兒女同逃，必至憂思成病。再說，秀蘭年輕，倘若賊兵到來，誰去保護於她？可是翻過來一想，真要是敵人來到，一家性命恐都難保，自己在家不過白吃一刀，哪如上到前綫，殺一個夠本，殺兩

個便賺一個？况且，男兒大丈夫本當爲國捨命，不能專作孝子賢孫，老死在家中。這樣想罷，便對秀蘭說：「我心已決，必去殺敵，只是苦了賢妻。我若死在戰場，你回娘家，或是改嫁，全憑於你，不必爲我守節受苦！」秀蘭聞言，含淚答道：「那都是後話，暫可不提。眼前該作的事是你應當走，我應當在家侍奉公婆。萬一不幸賊兵來到，我當照應二老逃走；若逃走不及，賊兵一有歹意，我就拼上一死，以表我愛你之心！」這一番話，說得金樹銀娥俱都落下了淚。銀娥拭淚開言，叫聲哥哥：「事不宜遲，你我今晚就走。等到明日，你我神色失常，恐被父母看破，反爲不美。」金樹點頭稱是。

三人稍爲收拾了一下，金樹只帶幾件小衣，銀娥裝備了一隻小竹箱，都不拿鋪蓋與笨重之物，隨身各帶上一點錢。收拾已畢，彼此相對無言，難以割捨。金樹緊握秀蘭的手，淚在眼眶中亂轉。隨後，三人同到院中，靜悄悄一無人聲，二無犬吠。老人屋中已無燈光，想已安寢。銀娥低聲喚了聲媽媽，抹淚一同輕輕走出去。秀蘭看他兄妹走遠，才閉好街門，回到屋中。正是：



夫妻恩愛難相捨，兄妹英明雪國仇！

按下秀蘭不表，單說王家兄妹。二人隨走隨談，應到那方而去？因不知何處招兵，哪裏要人，只好向火車站走去，若有兵車，金樹想便上去，開到哪裏去也是好的；既把生死置之度外，還須挑選地方嗎？他們知道車站上已有傷兵救護處，到了那裏，銀娥或者就可以加入救護隊去工作。談到此處，二人高高興興奔車站而行。到了車站，銀娥在前，金樹在後，闖了進去。正趕上由北下來一列車，滿載着傷兵。那些傷兵着實可敬可憐，有的手折。有的腿破，滿身血漬，還都穿着單衣。可是大彘都安安靜靜，口無怨言，真乃禱死如歸的硬漢子。救護處就設在候車室，屋中穿白衣的醫生與護士看傷兵已到，便忙碌起來。金樹兄妹一看衆位戰士行動艱難，便慌忙把東西交與一個脚夫看着，趕過去攙扶他們。先下來的原是些輕傷的，還能扶持而行。那些重傷的都臥在車中，不能轉動，有的身受數傷，不省人事；有的疼痛難忍，破口大罵日本小鬼。見此光景，金樹就去把個傷兵攙起，負在背上。雖然此兵身體高大，甚是沉重，可是金樹並不覺得壓得慌。他只覺得一

陣心酸，不由的落下淚來。把這人放到車中，擦了把汗，折回車上，背負第二個。銀娥看哥哥這樣往返，她也想試一試，找了一個身量矮小的兵負起來。那兵本閉目似睡，忽然睜眼見一女郎擋着他，他不由的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哭，驚動了大家，連那些醫生也都向銀娥頂點稱讚。車站上救護人員本不甚多，有他兄妹這樣幫忙，大家就拼命往下抬受傷的弟兄，很快的都抬下來，一一經醫生裹傷上藥。金樹銀娥都汗透衣衫，在一旁站立，看着療治。傷兵們的血與衣都沾在一處，揭開創痕，十分疼痛，可是都咬牙不語，真是英雄氣概。金樹十分感動，急忙跑出去，買了幾十包香煙，分與衆弟兄。衆弟兄吸着香煙，臉上放出笑容。有一位弟兄因赤背上陣，受暑後仍未穿衣，金樹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給他穿上。大家本不相識，如今俱都親手足一役。這一批受傷弟兄都上過藥，時已半夜。銀娥看醫生空閒下來，便湊上前去，說她願意當看護。醫生知道她「敢可靠，怎奈她絲毫不曉救護手術，倒很爲難。金樹便替她說道：「她頗有聰明，又願學習，學過幾日，必能動手幫忙。」醫生又道：「初步救護，本不甚難。不過

這救護隊也許被調往前綫，甚是危險，她可敢去？」銀娥自己開言：「爲救護我們的戰士，雖赴湯蹈火，義不容辭！」醫生們又商議了幾句，便答應了她隨隊練習。她喜出望外，滿臉笑容。金樹託咐了醫生們幾句，便向妹妹說道：「你如一時不離開此地，千萬不要回家，恐老母不許你再出來。我在此等候北上的兵車，看有無找到事情的機會。若今夜不能走開，即到車站附近泰和客棧安身。明日你來客棧打聽，我若未到客棧去，你就知道我已走了。」說至此處，眼看與胞妹分離，而且不曉得能否再相見面，口雖不言，心中却刀割一般的難過。銀娥也覺出此意，低頭含淚。此時，醫生們說已到換班的時候，銀娥便提起竹筐，隨他們往外走。金樹恐怕妹妹哭了出來，不敢相送。

銀娥走後，車站果真來了一列北上的兵車，不出金樹所料。大軍所過，鷄犬不驚。軍令森嚴，兵士們都安坐車中，連往外探頭的也沒有，更不要說下車亂走了。每一車門，立着一個持槍的武士，頭戴鋼盔，威風凜凜。金樹一見，心中暗想：這可怎麼能上車去呢？假若他走近車前，左窺右望，這黑夜之間，豈不被當作奸細，那還了得！他

又不知車停多久，萬一馬上開走，豈不失去一個機會。左思右想，進退兩難，甚是焦急。事不宜遲，他大着膽兒走上前去，是福是禍，全不去管他。剛走到一個武士跟前，那武士就端起槍來，大喝道：「什麼人？」金樹答道：「我是投軍的，煩勞通稟一聲！」那武士又喝道：「此非投軍之所，想是奸細！」金樹尚未及答辯，早已被背後兩個巡警捉住。金樹不敢掙脫，即向車上武士大呼：「我是投軍的，請報與長官知道！」這時節驚動了車上一位營長，姓李，雙名衛國，表字漢興。此公乃泰安人氏，虎背熊腰，智勇雙全。他借着燈光，望車下觀看，急忙出來，喝住巡警。金樹用目細看，大聲呼道：「莫非是李老師嗎？」李營長愣住，金樹忙說：「我是王金樹，在中學一年級時，老師教我們兵操，難道老師就忘了？」李營長笑道：「原來是金樹，分別五年，你也長大成人，我實在不敢認了！」即將金樹讓到車上，問他爲何這等模樣？金樹把兄妹逃出家來之事，詳細說了一番；李營長讚嘆不止，即問道：「你欲從軍，怎奈不懂打仗方法？」金樹答以在學之時，受過軍訓，只要再練練打靶，即能上陣。李營長說：「營中無

有缺額，如何是好？金樹說：「一到前綫，必有傷亡，那時再補上缺額，定求老師帶弟子前去！」李營長見金樹這般堅決，又看他身體魁梧，便答應了他。金樹心中十分歡喜，即隨車北上；正是：

忠心赤膽人人敬，鐵血俠腸個個強！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却說一月之後，金樹即補了一名士兵，在北綫滄州一帶與敵人惡戰。那日本暴敵的砲火日夜的兩點一般打過來，可是我軍英勇，毫不懼怕，等到敵人衝鋒之時，纔將手榴彈拋出，而後掄起大刀，如削瓜砍菜一般，只殺得暴敵人頭滾滾，血水成河。有一日，金樹正在水溝中爬伏，肚中甚是飢餓，就伸手去摘溝上的紅棗，哪知剛一伸手，敵人的機關槍就如同瘋了一樣，一陣把棗樹打光，連個葉兒都沒剩。金樹藏起頭來，動也不敢一動，只盼敵人衝殺上來，好打交手仗。一連爬了三天三夜，腿在水中，泡得白腫起來。後面雖有時送些乾糧來，可是總吃不飽，飢渴勞碌，就是鐵打的人兒也得叫苦。金樹與眾弟兄依然口無怨言，忠心的守住陣地，只盼快快有令，教他們去廝殺，殺個痛快！金樹在夜間放哨之時，夜

靜星稠，清風陣陣，不由的想念父母妻妹，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守土衛國的責任，便又抱緊了槍，一心盼望夜攻，把敵人殺個落花流水。盼來盼去，心中已恨不能把路旁一棵秋草打上幾槍，也略解解氣，總攻的命令才被盼下來了。金樹此時，不知是喜好，還是哭好，心中痛快得要喊叫，又怪不好意思；嘴中發乾，又是想喝水；兩眼亮得如星，一閃一閃的要冒出火來。他想不到什麼危險，也不惦念什麼人，心中一股熱氣把他全身燒熱，只想見着那橫行霸道的日本兵，一槍一斃，結果了他們的性命，保住我們的江山。敵人的砲響起來，空中颼颼的叫，像鬼打哨一般；後邊轟炸開，喀喀的亂響，一閃閃的發着火光；安靜的黑夜忽然如瘋如狂，亂響亂閃，真是天翻地覆，鬼哭神號。金樹安心的等着前進的號令，心要從口中跳了出來，這纔是英雄好漢敢來的地方，纔是大丈夫顯顯本事的時候！一聲前進，他像猛虎一般跳了出去，眼前有些黑影亂動，想是敵兵，殺上前去！好一場惡戰，怎見得，有時爲證：

大砲連天震地來，人如湧潮挾風雷，刀光血影三更後，槍火殺聲八面開！倭賊驕狂原怕死，我軍義憤

不空回，徹頭砍下腰中掛，得勝還營飲一杯！

却說金樹的槍彈業已用盡，就插上刺刀，一聲狂吼，殺奔前去，千軍萬馬，如入無人之境。正殺得高興，忽然脚下一軟，踩在一人身上，低頭查看，乃是同隊的孫占元受傷倒在此處。他便將槍跨在背上，將孫占元抱起來，急往回走。那孫占元也是一條好漢，只知有國，不知有身，高呼道：「且放下我，你先去殺敵！」金樹不依，仍往前跑。想把同伴放在安全之處，再撥回頭來廝殺。哪知道，正在疾走，左肘忽然一麻，心說不好，我也中傷了！他咬定牙根，仍然緊抱孫占元不放手，又走了半里之遙，血流過多，倒在地上。

昏昏迷迷，遍身發燒，一夜口渴如烈火加柴；金樹睜開眼，已在營中。正想要些水喝，忽然進來一兵，身穿軍裝，可是長得很像妹妹銀娥。又不敢亂叫，深怕自己是昏迷了心，把勤務兵當作了妹妹。及至臨近一看，誰說不是銀娥。金樹忘了疼痛，叫了聲銀妹。銀娥不敢向病人多說話，就先給哥哥洗傷上藥。原來她在救護隊學了些本事，因看本隊沒有開往前方的消息，便加入了戰地服務團，來

到北綫，隨營服務。前綫砲火厲害，她毫不驚慌，連死尸也敢去抬，營中戰士都十分敬愛於她。她並不知哥哥也在此處，還是那場惡戰之後，去到戰場救護，纔見哥哥與孫占元倒臥在一處，就抬了回來，由她自己看護，全營傳爲美談。

後來，因金樹肘骨已碎，須到後方醫院調治。他便辭別了妹妹，乘車南下。路過濟南，下車回家，勸告父母把家產捐給國家，買了公債。而後留下一些度日之費，搬到南方，約定在長沙相會。父母照計而行，一家南遷。可是金樹到了泰安，便有醫生給他施了手術，割下左臂。養好之後，左臂雖失，右臂尚能作事。便又自告奮勇，回營效勞。李營長此時已升爲團長，便命金樹作了祕書，並給假一月，到長沙省親。省親回來，李團長已把銀娥調來，升爲服務團團長，帶領二十名女兵，操作一切。兄妹相逢，恍如隔世，槍林彈雨，出死入生，終得相會，一同爲國效力。這一家，真作到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忠勇可風，美名千載；正是：

死裏求生保國士，仁中有勇立奇功，
中華男女真豪傑，建造和平在亞東。

抗戰文藝叢書 三 四 一

版 權 所 有	主編者	中國文藝社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著者	老舍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4400



72196